

不須官可自鬻獻帝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荆州者
 十餘萬家荆州今襄陽南及聞本土安寧皆企願思歸而無
 以自業於是衛凱議以為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
 來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牛百
 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
 必競還境魏武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
 尉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陳文帝天嘉二年
 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
 煮海鹽稅從之○後魏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
 官司以收稅利先是罷之而人有富彊者專擅其川

貧弱者不得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其
 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即位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自
 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人又輒障恪神龜
 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懌等奏請依先朝禁
 之為便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更罷更立至
 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
 滄州置竈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竈四百五十二
 幽州置竈百八十青州置竈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
 置竈四計終歲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
 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

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煮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戍以取之凡監鹽每池爲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隋開皇三年通鹽池鹽井並與百姓共之○唐開元元年十二月左拾遺劉彤論上鹽鐵表曰臣聞漢孝武之時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十倍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

國夫煮海爲鹽採山鑄金伐木爲室農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饑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農餘之人寬調歛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伐木等官收與利貨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大之令蠲窮獨之徭可以惠羣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未服堯湯水旱無足虞也玄宗令宰臣議其可不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將作大匠姜師度戶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按察使檢責海內鹽鐵之課二十五年倉部格

蒲州鹽池令州司監當租分與有力之家營種之課
收鹽每年上中下畦通融收一萬石仍差官人檢校
若陂渠穿穴所須功力先以營種之家人丁充若破
壞過多量力不濟者聽役隨近人夫又屯田格幽州
鹽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滿二千八百石以
上准營田第二等二千四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二千
石以上准第四等大同橫野軍鹽屯配兵五十人每
屯一年收率千五百石以上准第二等千二百石以
上准第三等九百石以上准第四等又成州長道縣
鹽井一所並節級有賞罰蜀道陵縣等十州鹽井總

九千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五十八貫

陵州鹽井一所課都

當錢二千六十一貫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
二貫資州井二十八所都當錢一千八十三貫瀘州
井五所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五貫榮州井十三所都
當錢四百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
一十五貫閬州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六貫若閏月共計加一月
課隨月徵納任以錢糧兼納其銀兩別常以二百價
為估其課依都數納官欠即均徵竈戶

自兵興上元以後天下出

鹽各置鹽司節級權利每歲所入九百餘萬貫文

○權酷杜氏通典

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權酒酷

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禁人酷釀獨官開置

如道路木為權者獨取利顏師古曰權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畧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入官而下

無由以得若渡水之權約音酌孝昭始元末丞相田千秋奏罷酒酤

賣酒斗四錢孝元時賈捐之上書曰昔孝文時天下

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

鐵榷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而人困矣王莽時

義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榷在

縣官幹謂主領之官管唯酒酤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

所以願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

不行故詩曰亡酒酤我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

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

之代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旨美也論語御進也

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人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

今絕天下之酒無以行禮相養放而無限則費財傷

人請法古今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一

壚以賣壚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壚故取其名也月讎五十釀為準

一釀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

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價而參分之參以其一為

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

入官其三及糟載灰炭載酢漿也給公器薪樵之費

而人愈怨○陳文帝天嘉中虞荔等以國用不足奏

請榷酤從之○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百姓共

之○唐廣德二年十二月敕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戶
隨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大曆六年二
月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克布絹進奉建中三年制
禁人酤酒官司置店自酤收利以助軍費

權酤二帖白

文學請罷漢武帝天漢三年初權丞相奏罷昭帝曰

王莽計分利詳通典趙王使為賈史記趙王彭祖使使

多於租稅以是趙多金錢注伴僧兩家買奪利於民

歛怨於下 陳舉匡之謀 收榮公之利 錐利
在其中 而敝歸其下

○算緡杜氏通典

漢孝武元狩四年自作皮幣鑄白金後商賈以幣之

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

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輜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

故緡絲也以貫錢一貫千錢出二十諸賈人末作貫

貸賣買估也貯積諸物貫賈也與及商以取利者雖無

市籍各以其物自占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率

緡錢二千而算一率計有二千錢諸作有租及鑄率

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車一算

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商賈人輜車

北邊騎士而有輜車皆令出一算也

二算商賈人有輜車又使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

占占不悉戍邊入緡錢悉盡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

有不輸稅者令人得告以半與之也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上式百姓

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徧天下楊可人姓名按義縱

傳云時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為此亂人部吏捕其為

可使者揚可據令而發動之故天下皆被告也商賈

居積及工巧之家非桑農所出謂中家以上大抵皆

遇告憲司理之獄少反者反音幡謂從輕而出乃分

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曹言曹輩往往即理郡國

緡錢就其所在而理也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出

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

以上大抵破人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產業而縣

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初大農管鹽鐵官布

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眾乃

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乃分緡錢諸官而

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没入

田田之即就也此謂比者没入也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

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謂新置官員分掌徒奴婢聚而下

河漕度四百萬頃及官自糴乃足其後令吏得入粟

補官及罪人贖入粟甘泉不復告緡晉自過江至于

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

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
亦百文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亦為常以
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勵雖以此為
辭其實利在侵削此亦算

○關市征帖

無索月令孟夏門閭無閉關市不租年不順成孟春
易則財不置上無乏用百姓乃遂注謂輕稅商也
冬謹修鍵閉謹關梁市廛而不稅合不稅其
關譏而不征稅也此嚴制司關掌其征周禮司關
節以聯關市故有關市之征廛人入其歛掌歛市布而

○山澤稅帖

徵羽翻羽人以時徵羽翻之征於徵齒角角人掌徵
於山澤一曰山林周禮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
物宜一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不稅童枯
其利蒲魚澤之利也年不順成山澤列而不賦尚禁
禮魚不加租宣帝時欲增海租三倍蕭望之奏言此
不加租帝有司收水澤之賦澤之賦謂廛蛤蒲葑之
屬寄民幹山海之貨食貨志浮食寄民欲擅幹山海
利也人

○雜稅杜氏

文行 卷三十一 山澤稅

漢高帝十一年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孝武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車始稅商賈船車今出算也大初四年冬行回中徙弘農都尉理武關稅出入者以給官吏卒食孝昭元鳳六年令郡國無歛今年馬口錢往時有馬口錢歛錢今省之武帝時和宣帝時耿壽昌奏請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御史大夫家大屬也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宜且如故上不聽王莽令諸取

鳥獸魚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維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及他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在知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末年盜賊羣起匈奴侵寇大募天下囚徒人名曰猪突豨勇一切稅吏人貲三十而取一○後漢靈帝時南京災中常侍張讓趙忠等說帝令歛天下稅田十錢以治宮室蜀李雄薄賦其人出錢四十文巴人謂賦為資因為名馬寶之名舊矣其賦錢四十則始於李○宋元嘉二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克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供

國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揚南徐
兗江四州富有之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
竝四分借一過此率計事息卽還○齊武帝時王敬
則爲東揚州刺史在今會稽郡也以會稽邊帶湖海人無土
庶皆保塘陂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課歛爲錢以送臺
庫帝納之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會稽粗閑物俗
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
訂陟頂直人自爲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修改乙限
堅完則終歲無役今乃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
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洩散害人損政實

此爲劇建元初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質
賣妻子以充此限所逋尚多尋蒙蠲原而此等租課
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人實自弊國愚謂課塘丁一
條宜還復舊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
各置津主一人賦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
亡叛者荻炭魚薪之類小津者竝十分稅一以入官
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備置官司稅歛旣
重時甚苦之○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市入者人一
錢其店舍又爲五等收稅有差○北齊黃門侍郎顏
之推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顓贊成之後

主大說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稅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薄歛何足為也○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隋文帝登庸又除入市之稅○唐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薄百姓一年稅錢克本依舊令高戶及與正等捉隨月收利將供官人料錢自天寶末年盜後府庫一空又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問出江淮陶鏡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所有財貨畜產或五分納一謂之率貸所收巨萬計蓋權時之宜其後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多率稅商賈以克軍資雜用或於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易之處計錢至一千以上者皆以十分數稅之自是商旅無利多

失業矣上元中勅江淮堰塘商旅率船過處準斛斗納錢謂之埭程大曆初諸州府應稅青苗錢每畝十文克百司工力資課三年十月十六日臺司奏緣兵馬未散百司支計不給每畝更加五分貞元九年制天下出茶州商人販者十分稅一

○貢獻一初學記

廣雅曰貢稅也上也鄭玄曰獻進也致也屬也奉也

皆致物於人尊之義也周禮獻賢能之書于王鄭玄注獻進也又曰獻禽以祭社

鄭玄注獻致也屬也又曰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通行曰饋毛詩箋云獻奉也案尚書禹

別九州任土作貢其物可以特進奉者曰貢盛之於

筐而進者曰篚若不常歲貢須賜命乃貢者曰錫貢

故兗州厥貢漆絲地宜漆林青州厥貢鹽絺絺葛海物

文衍 卷十一 貢獻

惟錯

維也非一種

岱畎

絲枲

鉛

松

惟石

惟石石之似玉者

徐

州厥貢惟土五色

州厥貢惟土五色

王者封五色土與之使立社

羽畎

夏翟

雉

翟

雉

名羽

中

旌

黃取

王者

覆

四方

羽畎

夏翟

雉

名羽

中

旌

孤桐

嶧山陽特生

泗濱

浮磬

泗水涯中見

淮夷

蠙珠

淮水入海

珠

珠

饗魚

揚州厥貢惟金三品

銅

銀

瑤琨

美玉

篠簜

箭

齒

齒

革羽

惟木

荊州厥貢羽毛齒革

惟金三品

柶

柶

柶

柶

柶

柶

栝柏

栝身曰栝

礪砥

皆磨石

柶

柶

柶

柶

柶

柶

美竹也

包匭

菁茅

菁以爲酒

豫州厥貢漆

枲

絺

紵

梁

梁

琳琅玕

石似珠

兗州厥篚織文

織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麋絲

中琴瑟絃

徐州厥篚玄織

縞

縞

縞

縞

縞

縞

縞

物皆當

揚州厥篚織貝

織貝

織

織

織

織

織

織

織

縹璣

組

豫州厥篚織

纊

纊

纊

纊

纊

纊

纊

豫州錫貢

磬錯

治玉石

荆州納錫

大龜

龜

龜

龜

龜

龜

也

又周禮

以九貢

致邦國

之用

一曰祀

貢

二

二

二

曰嬪

貢

嬪或爲賓皮帛之屬

三曰器

貢

四曰幣

貢

五曰財

貢

六曰貨

貢

七曰服

貢

八曰旂

貢

九曰物

貢

州

九

九

若肅

慎

貢

柎

矢

之類

是也

獻者

謂

貢

所進

奉者

也

禮記

曰

獻

車

馬

執

綏

獻

馬

者

執

鞞

獻

人

人

人

人

虜者操右袂執琴瑟者上左手獻几者拂之獻杖者

執其末此其制也事對純牛 文馬周書成王時西

牛純牛牛之小者孔晁注曰十盧盧之西北戎今盧

水是也東觀漢記曰建武二十六年南單于遣使

獻駱駝二頭 江龜 海貝夏成五服外薄四海南海

魚草珠珍大貝鄭注所青帶 白環魚豢魏畧曰漢

國王獻西海青石帶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火鼠

冰蠶魏志景初二年二月西域獻火浣布神異經曰

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恒居火中時時出外

拾遺記曰冰蠶長十寸有鱗角以雪霜覆之然後為

海人獻之燕一節梨三箱鄧德明南康記曰零都

以為黼黻燕一節梨三箱鄧德明南康記曰零都

武帝嘗為兗州牧上書曰山陽郡美梨謹獻甘梨三

箱 丹砂 玄玉周書曰成王時四夷來貢卜盧人西

成五服外薄四海主諸靈龜 白鷗 丹鵠西京雜記

陰谷玄王鄭玄注所貢之物 白鷗 丹鵠西京雜記

拾遺記曰塗脩國獻青鳥丹鵠各一雄一雌然芳苡

置蔓苔閣上然芳苡燈此草形如麻奔盧國來獻

如雞卵投水中蔓延波瀾之上如火宮人有幸者以

照燭滿室名曰夜月 桴苡 荃蘼周書成王時康人

之宜于孔晁注曰康人亦西戎之別食芳苡即有身

香草一名荃蘼亦名春燕一根而百條其枝間如竹

節柔軟其皮如絲可為布所謂春燕布亦曰香荃堅

密如冰純也握之一片滿宮 香橘 文瓜楊孚異物

形 樹白華而赤實皮既馨香粟又有美味交趾有橘官

長一人秩三百石主歲貢御橘 王逸荔枝賦曰大

哉聖皇處乎中州東野貢落疏 古黃馬 茲白牛周

之文瓜南浦上黃甘之華橘 曰成王時犬戎獻文馬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金名曰

古黃之乘孔晁注曰犬戎西戎之遠者 又成王時

大夏獻茲白牛茲白牛野獸也牛形 合枝李 同心

而象齒孔晁注曰大夏西北戎也 梨 合枝李 段龜龍涼州記曰呂光時燉煌太守宋

欽獻同 吉光裘 昆吾劍 王使使獻吉光裘 列子

心梨 曰周穆王征西戎獻昆吾 紫玉壺 青金鏡 交州籍

之劍赤刀切玉如切泥 康四年林邑王范能獻紫水精唾壺一口青白水精

唾壺二口山海經曰堂夜之山多水玉郭璞注水玉

即水精也 洞冥記曰望蟾閣上有青金鏡廣四八

元光中波祗國獻此青金鏡照見魑魅百鬼不敢隱

形 天子班貢 左傳云盟于平丘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

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諸侯入貢 周禮小行人云

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 籍禮之鄭注云貢六服所貢也 三邦底貢 禹貢云惟

籍禮之鄭注云貢六服所貢也 三邦底貢 禹貢云惟

邦底貢三物 五官致貢 功也享獻也 任土作貢 禹

皆出雲夢 孔安國注曰任其土地 任圃貢草 周禮閭師云任圃

所有定其貢賦之差 任圃貢草 以樹事貢草木鄭

注貢草木謂 獻其所 穀梁云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非果茲之屬 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畢獻方物 有遠邇畢獻

萬物任貢物 周禮閭師云任衡以山事貢 制地貢 周禮

徒云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定

貢獻二 北堂書鈔

天子班貢 左傳云盟于平丘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

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諸侯入貢 周禮小行人云

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 籍禮之鄭注云貢六服所貢也 三邦底貢 禹貢云惟

籍禮之鄭注云貢六服所貢也 三邦底貢 禹貢云惟

邦底貢三物 五官致貢 功也享獻也 任土作貢 禹

皆出雲夢 孔安國注曰任其土地 任圃貢草 周禮閭師云任圃

所有定其貢賦之差 任圃貢草 以樹事貢草木鄭

注貢草木謂 獻其所 穀梁云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非果茲之屬 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畢獻方物 有遠邇畢獻

萬物任貢物 周禮閭師云任衡以山事貢 制地貢 周禮

徒云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為定

九州入貢

漢書食貨志云禹平洪水定九州判土田各因遠近賦貢

以九貢

致國用

詳初學記

各以其職來貢

說苑云禹陂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

各以其國遠物

禮器云其國遠物

國之所有則遠致物也鄭云

內金示和

又云內金示和

加璧尊德

來獻其琛

毛詩洋水篇云保彼淮夷

來獻其琛

來獻瓊玉

竹書紀年夷

來獻瓊玉

獻其白瑄

大戴禮云昔虞舜以大德

獻其白瑄

獻常滿杯

十洲記云周穆王時西胡

獻常滿杯

獻千里馬

漢書賈捐之上書曰孝文帝時有獻千里

馬

獻朱鬣馬

昌于姜里太公與散宜生

獻朱鬣馬

以金千鎰

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于是得犬戎氏

文馬駸身朱鬣

目如黃金項如鷄毛名曰雞斯之乘

以獻服牛

穆天子傳韓獻服牛

獻良犬

調習者上翠羽

王燮雜章云伏聞月令吉辰立皇

道

天簪

又云吉日佳辰誕聖生副奉

獻珥于齊王

公相齊威王夫人死

中有十孺子皆貴于王薛公

以勸王置之於死

而請置一人以爲夫人欲知王欲置

十孺子

明曰坐視美珥之所在而勸王以爲夫人

國策云楚王后死

未立后也謂昭魚曰公何不請立

珥所在

獻璧于秦王

請立之

獻璧于秦王

秦王

三譯獻白雉

相踰晏食袍服

有節則至又感九真獻奇獸

爵元年詔曰屠者獻名馬東觀漢記光武紀建武十三年是時屠者國獻名馬

又劍直百金燕人致梟騎漢書高帝紀云北燕人致

勇西國獻靈膠十洲記武帝幸北海祠恒山西國王

上林射虎而弩絃斷使者時從駕又上膠一分使口

濡以續弩絃帝驚曰異物膠色青如碧玉吉光毛表

黃色蓋神馬之類表入胡王獻神香十洲記武帝幸

水數日不沈入火不焦胡王獻神香安定西胡月支

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案香一名

驚精香一名震靈九一名反生香一名震檀名一名

人鳥精一名却死香一種六名香氣聞數百里死者

在地聞香氣乃却活後元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百

亡者大半帝試取月支神香燒獻駭鷄之犀戰國策

駭鷄之犀戰國策云有獻不死之藥於荆

犀于秦獻不死之藥戰國策云有獻不死之藥於荆

曰可食乎口可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

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欲

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且容獻不死之藥臣食

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王殺無罪之人而明人之欺

王王乃獻泰山旁邑史記云齊北王以天子宜封

不殺魚鹽之地論衡云孝平元年始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橋

得西王母石室楯鏤黃金獻吳越記曰越句踐作盾

因為西海郡楯鏤黃金獻吳越記曰越句踐作盾

狀似龍蛇行者乃使大夫銅生馬箠獻吳吳會分地

者句踐於此山鑄銅不鏤埋之土生馬箠句踐唐叔

遣使取徙於南山社種之飾治以為箠獻之於吳唐叔

得不獻之天子書序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

夷奉茅獻于天子系左傳僖公四年齊桓公責楚云

酒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周禮甸師之祭祀供

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為酉首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

酒沃其上酒滲下若赤鳥之人獻女子于天子穆天子

神飲之故謂之縮赤鳥之人獻女子于天子穆天子

文行

卷三十一

貢獻

鳥之人亦獻好女于天子女聽女列為嬖越飾美女
人曰赤鳥氏美人之地也寶王之所在也

獻於吳王史記越王乃飾美女西施鄭口正南以珠

璣璫瑁為獻正西以龍角神龜為獻受命為四方令

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南

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西崑崙狗國鬼親

以索驪白玉野馬駒駉駉駉良弓為獻湯曰善

貢獻三帖

器 龜皮 詩曰獻其龜羽扇晉庾澤嘗以白羽扇獻帝 舜

鄉老嘗之若述職漢認口諸侯納貢非底貢也 底貢 藝

貢事禮也藝法也 歸時事韓宣子聘問王使請事

地貢物入貢 庭實旅百獻樂 獻片列子曰昔

於宰旅注時事四時首職宰旅家珠還太守 順詔

桂陽太守文襲獻大珠 劍賜騎士光武有獻千里馬

馬 府無虛月晉之於晉職貢 史不絕書文選棧山

數奉人氏或以大十三郡國各以口王府則有 民致

遠物使方氏掌遠方 官受方物傳諸侯官 有獻於尊

敢以關此謂獻辭 有獻於公叔 各以地有制周禮

文行 卷三十一 貢獻

三三 貢獻

三三 貢獻

三三 貢獻

欲費辭 戒事之前胡不申報 訴貢賦懼不給子產

曰鄭伯男也使從公侯之貢懼不給也貢之無極可待也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注承謂貢賦之

次永薄賦叔孫會於宋季武子使視邪苟非讎敵

敢不樂輸 請恤薄言 宜寬厚歛 事必舉中

節宜奉上 訴永減而猶可 請不供而謂何 子

產爭承曰班輕重 叔孫將命請視邾滕 雖家財

將竭宜緩誅求 而國賦是資則難蠲免

詔梁沈約訓荆雍義士獻物者詔曰昔義舉之初人

懷自竭輸賦罄產同致厥誠言念一槩思有所酬其

雄荆鄂三州有獻物助軍國者外可詳加蠲報 唐

中宗斷進獻奇巧制曰朕疑懷紫宙滌想丹闕考千

古之澆淳稽百王之治亂蒿宮茅柱實興國之清猷

玉席珠衣乃危邦之弊化朕自承天纂運佩日披圖

希齊鶩飲之年願躡鶉居之代漢文提馬少小留心

晉武焚表生平措意頃為皇符肇建寶廟初登眷彼

王公多為進奉莫不龍歌令節蛟食芳辰椒花獻頌

之時菊蕖浮觴之日或雕金鏤玉採六合之珍奇或

翦翠裁紅飾三春之草樹上行延納下務經求屬開

紛紜公私逼迫昇平欲濟蠹害非輕言念於茲深無

所謂卽宜懲革勿至因循



唐類函卷七十一終

正行

卷

二四

唐類函卷七十二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西吳潘龍翰校訂

政術部十

漕運

均輸

平糶

同載

平糶

○漕運

杜氏
通典

管子曰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眾有饑色孫武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移則糶之者無利糶之處受害

按禹貢百里賦納總二百里

里納銓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納粟五百里米則物重而粗者為近賦物輕而精者為遠賦若數千百里

政術

卷七十三

漕運

漕運其費百倍秦欲攻匈奴運糧使天下飛芻輓粟運載芻

至故曰飛芻也輓粟起於黃睡直瑞反音誰瑯琊負海之

郡轉輸北河黃睡二縣並在東萊言自東萊及瑯琊

今高密瑯琊郡地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率三十鍾

而致一石六斛四斗為鍾計其道路所費○漢興高

皇帝時漕轉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

石謂京師孝文時賈誼上疏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

南東道為奉地鎡道數千不輕致輸郡或乃越諸侯

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之地方千里中

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

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

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

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

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

苦甚多也帝不能用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

萬人千里負擔饋糧至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

鮮置滄海郡人徒之費擬西南夷又衛青擊匈奴取

河南地今朔方復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

自山東咸被其勞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

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

不行漕運

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
 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此損漕省卒天
 子以為然發卒穿漕渠以漕運大便利其後番係言
 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之險收亡甚多而
 亦頗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
 下皮氏今絳郡龍門縣汾陰蒲坂今河東郡寶鼎河東二縣度可得五千頃故盡
 河壩棄地壩而緣反謂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
 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又
 以為然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到田者不能償種久
 之河東渠田廢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褒斜道

水東流入于沔今漢中郡褒城縣斜水北流入渭今武功縣及扶風郡及漕事下御史

大夫張湯湯聞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多坂迴遠今
 穿褒斜道少坂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
 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
 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
 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林木竹箭之饒擬
 於巴蜀天子然之拜湯子昂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
 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孝
 宣即位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石五錢農人少利時
 耿壽昌以善為算能商功利得幸於上商度也五鳳中

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

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三輔今

風馬翊郡地弘農陝郡地河東今河東絳郡平陽郡

地上黨今高平上黨樂平平陽燕城太原今太原西地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

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

倉理船費直二萬萬餘億也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

人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

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便○魏齊王正始

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

至於今壽春郡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

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

渠東南有事與衆泛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

無水害艾所建也語在屯田○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

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雖有此成懷帝永嘉元年

修千金塢於許昌以通運塢鳥窟反擁也成帝咸和六年以

海賊寇抄運糧不繼發王公以下千餘丁各運米六

斛穆帝時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

皆供一人助度支運○後魏自徐揚內附之後徐州

城揚州今嘉州仍代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

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

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
立邸閣每軍國有須應機漕引自此費役微省時三
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弘農河北
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貨麻皆折公物顧車牛
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酌絹八
匹三丈九尺別有私人顧價布八十四匹河東一車官
酌絹五匹二丈別有私人顧價布五十四匹自餘州郡
雖未練多少推之遠近應不減此今求車取顧絹三
匹市材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二車車取三
匹合有三十九匹顧作手并匠及船上雜具食直足

以成船計一船騰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四匹又租
車一乘官格二十斛成載私人顧價遠者五十布一
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私費一車有布遠者八十
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准其顧價應
有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覆理
雜事計一船有騰布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
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卽給當州郡門兵不
假更召汾州有租庸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
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
運唯達蒲陂其陸路從蒲陂至倉門調一車顧絹一

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爲便尚書度支郎中朱元旭計稱今校薛欽之說雖蹟驗未彰而指况甚善所云以船代車是策之長者若以門兵造船便爲闕彼防城無容全依宜令取顧車之物市材就作及倉庫所須悉以營辦七月之始十月初旬今州郡綱典各受租調於所在然後付之十車之半留車士四人左其守護粟帛上船之日隨運至京將共監慎如有耗損同其陪徵河中缺失專歸運司輸京之時聽其卽納不得雜合違失常體必使量上數下謹其受入自餘一如其例計底柱之難號爲天險迅驚千里未

易其功然旣陳便利無容輒抑若効充其說則附例酬庸如其不驗徵填所損今始開荆不可縣生減折且依請營立一年之後須知羸費歲遣御史校其虛實脫有乖越別更量裁尚書崔林按欽所列實允事宜郎中之計備盡公理但舟楫所通遠近必至苟利公私不宜止在前件昔人乃遠通襄斜利關中之漕南達交廣以增京洛之饒况乃漳洹夷路音河濟平流而不均彼省煩同茲巨益請諸通水之處皆宜率同此式縱復五百三百里車運水次校計利饒猶爲不少其欽所列州郡如請興造東路諸州皆先通水

運今年租調悉用舟楫若船所有缺且賃假充事比
之僦車交成息耗其先未通流宜遣檢行閑月修葺
使理有可通必無擁滯如此則發召匪多為益實廣
一爾斃勞久安永逸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孝文太
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刁雍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
萬薄骨律鎮今靈武郡高平今平原郡安定即今郡統萬今朔方郡也及臣所守四鎮
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糧
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為難
設今載穀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致滯陷又穀在河西
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車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

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墾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
一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
遠引淮海之粟泝流數千周流乃得一至猶稱國有
儲糧人用安樂求於嶂嶂山在今平原郡高平縣今嶂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為一舫一船勝
二千斛一舫十人計須千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
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
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
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于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
又不費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大省人力既
漕運

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為式○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

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邠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

州熊州今福昌縣伊州今陸渾縣邠州今絳州垣縣餘並今郡置募運米丁又於

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衛陝

郡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遣倉

部侍郎韋瓚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

石經底柱之險達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

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

渠引渭水自大興城即今西京城也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

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煬帝大業元年發河

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

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

發河北諸郡百餘萬衆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北

河通涿郡今范陽郡涿竹角反自是丁男不供始以婦人從役

五年於西域之地置西海郡且末等郡逐吐谷渾得

酒泉張掖晉昌郡之北今悉為謫天下罪人配為戍

卒大開屯田發四方諸郡運糧以給之七年冬大會

涿郡分江淮南配驍衛大將軍來天兒別以舟師濟

滄舳艫數百里並載軍糧期與大兵會於平壤高麗

○唐咸亨三年於岐州陳倉縣東南開渠引渭水入

昇原渠通船棧至京故城

棧音伐京故城即長安城漢惠帝所築在今太興城

之西北苑中

開元十八年玄宗問朝集使利害之事宣州

刺史裴耀卿上便宜曰江南戶口稍廣倉庫所資唯

出租庸更無征防緣水陸遙遠轉運艱辛功力雖勞

倉儲不益竊見每州所送租及庸調等本州正月二

月上道至揚州入斗門即逢水淺已有阻礙須停留

一月以上三月四月後始渡淮入汴多屬汴河乾淺

又船運停留至六月七月後始至河口即逢黃河水

漲不得入河又須停一兩月待河水小始得上河入

洛即漕洛乾淺船艘隘闊般載停滯備極艱辛計從

江南至東都停滯日多得行日少糧食既皆不足折

欠因此而生又江南百姓不習河水皆轉雇河師水

手更為損費伏見國家舊法往代成規擇制便宜以

垂長久河口元置武牢倉江南船不入黃河即於倉

內便貯鞏縣置洛口倉從黃河不入漕洛即於倉內

安置爰及河陽倉栢崖倉太原倉永豐倉渭南倉節

級取便例皆如此水通則隨近運轉不通則且納在

倉不滯遠船不憂欠耗比於曠年長運利便一倍有

餘今若且置武牢洛口等倉江南船至河口即却還

本州更得其船充運并取所減脚錢更運江淮變造義倉每年剩得一二百萬石卽數年之外倉廩轉加其江淮義倉多爲下濕不堪久貯若無般運三兩年色變卽給貸費散公私無益疏奏不省至二十一年耀卿爲京兆尹京師雨水害稼穀價踴貴耀卿奏曰伏以陛下仁聖至深憂勤庶務小有饑乏降詔哀矜躬親支計救其危急今旣大駕東巡百司扈從諸州及三輔先有所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可支一二年從東都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駕西還卽事無不濟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

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爲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儻遇水旱便卽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久得安居今昇平日久國用漸廣每年陝洛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爲國大計不憚劬勞皆爲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來往若能更廣陝運支入京倉廩常有二三年糧卽無憂水旱今日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錢百文充陝洛運脚五十文充營營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遠近任自出脚送納東都至陝河路

西行 卷七十三
艱險既用陸脚無由廣致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進發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既淹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東租米便於船廻從河口卽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載運河運者至三門之東置一倉旣屬水險卽於河岸傍山車運十數里至三門之西又置一倉每運置倉卽般下貯納水通卽運水細便止漸至太原倉沂河入渭更無停留所省巨萬臣常任濟定冀等三州刺史詢訪故事前漢都關內年月稍久及隋亦在京師緣河皆有舊倉所以

國用嘗贍若依此行用利便實深上大悅尋以耀卿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勅鄭州刺史及河南少尹蕭炅自江淮至京以來檢古倉節級貯納仍以耀卿爲轉運都使於是始置河陰縣及河陰倉河清縣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三門西置三門倉開三門北山十八里陸行以避湍險自江淮西北沂鴻溝悉納河陰倉自河陰候水調浮漕送含嘉倉又取曉習河水者遞送納于太原倉所謂北運也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三十萬貫耀卿罷相後緣邊運險澀頗有欺隱議者又言

其不便事又停廢二十七年河南採訪使汴州刺史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波濤有沈損遂開廣濟渠下流至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十八里合于淮而踰時畢功既而以水流浚急行旅艱險旋即停廢却由舊河二十九年陝州刺史李齊物避三門河路急峻於其北鑿石渠通運船爲漫流河泥旋填淤塞不可漕而止天寶三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以堅爲天下轉運使漕澣二水會于漕渠每憂大雨輒皆填淤大歷之後漸不通舟天寶中每歲水

陸運米二百五十萬石入關

○均輸杜氏通典

平准同載

漢武帝征伐四夷國用空竭興利之官自此始也桑弘羊爲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元封元年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徃徃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理軍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

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買無所牟大利也年取即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漢書百官表大司徒官屬有平準令天子以為然而許之時南越初置郡數反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巨萬計皆取足大農諸均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匹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孝昭即位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史相與語人疾苦文學曰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眾夫末脩則人侈本脩

則人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饑寒生願罷均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蕃貨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隴西之丹沙毛羽荆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柎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氈裘兗荆河之漆絲締紵養生奉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為人罪梯也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土求間者

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濟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爲耳行姦賣平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人並收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吏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賈物也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

縣官不失實商賈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通委財而周緩急是以先帝開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人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乏絕凶年歲儉則行幣物流有餘而拯不足今山東被災賴均輸之蓄非所以賈萬人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困乏而備水旱也王莽篡位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言賣不售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餘貸周禮泉府之職曰凡除者祭祀無過旬日

者官爲收取之無而欲得者官出與之

易所謂理財正辭禁人爲非者

正行 喪紀無過三月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辦而授之以國
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之從官賒買物不過旬
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共其所屬吏定價
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於服事之稅而輸息也謂若受
園廛之田而貸萬錢者一用之 **樂語五均** 樂語樂元
月出息五百也貸音土得反 **樂語五均** 語河間獻
王所傳道五均事按其文天子取諸侯之二以立五
均則市無二價四時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
要貧則公家有餘 **傳記各有幹馬** 幹音也 **今開賒貸張**
息恩及小人也 **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衆庶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
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
淄宛成都 邯鄲故趙郡今廣寧郡縣臨淄故齊郡今
北海郡縣宛今南陽縣兼雒陽成都所謂
五都也 **市長皆為五均司市東市稱京西市稱畿雒陽**
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

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錫登龜取貝者 登進也龜

有靈故言登也 **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 各以其所

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占音之瞻反 **諸司市常以四仲月實定所掌為**

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用為其市平無拘他所眾人買

賣五穀布帛絲綿衣物周於人用而不售者均官有

以考檢厥實用其本價取之無令折錢萬物印貴過

平一錢 印物價起也音五岡反 **則以平價賣與人其價低賤減**

平者聽人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 庾積也以防人積物待貴也

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

之 但空也空賒與之不取利息 **祭祀無過旬喪紀無過三月人或**

乏絕欲貸以理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
無過歲什一均謂各依先後之次也除者義和置命士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雜陽薛子仲張長
督臨淄姓偉等姓名倅也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
通姦多張空簿簿計簿也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知人苦
之復下詔曰夫鹽食殺之將為食殺之將帥酒百藥之長嘉
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除貸
百姓所取平仰以給贍仰音牛反錢布銅冶通行有無
備人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人所能家作必仰於市
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人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

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
吏猾人並侵眾庶各不安坐○後漢章帝時尚書張
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珠收採其利
武帝所謂均輸也謂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而官轉輸於均故曰均輸詔議
之尚書僕射朱暉奏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
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
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利吏
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均輸二帖白

弘羊稍置

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置均輸通貨物諸所輸於官者令去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

發行

卷七上

均輸

政行 卷一 三 一六

價官更於他處賣之 張林請立 後漢張林請布帛為

輸者便而官有利 賜均輸 後漢光武以劉盆子為趙王郎中

販而止 賜均輸 上賜洛陽均輸地以列肆使食稅

終置平準 詳通 籠貨 委輸 輸販 權販 作法

於貪其敝何救 以義為利則人不貧 昔邊鄙或

聳猶假贍軍 今役車其休豈資興利 興權筦之

利誠欲豐財 畜聚歛之臣則為傷義 建以均輸

弘羊見非於上式 比於賈販張林沮計於朱暉

○平糴 一 杜氏 常平倉 義倉 同載

管子曰國之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

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

狹若干 國之廣狹肥瘠人之所食 則必積委幣 委蓄

於縣州里積蓄錢帛所謂萬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鎰百萬於

藏藏鎰千萬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鎰百萬於

是縣州里受公錢 公錢即積 秋國穀去參之一 去減

反君下令謂郡縣屬大夫里邑皆藉粟入若干穀重

一也以藏於上者 一其穀價 國穀三分則二分在上

矣 言先貯幣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

行平糴之法上熟糴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

中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去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

賦穀以理土田泰秋田穀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歛穀

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人之三有歸於上矣 言當春

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歛其幣雖設此重之相

文行

卷七十三

七

平糴

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策重之相因若春時穀貴與

賤收穀也因時之輕則彼諸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

重無不以術權之則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

穀十則吾國穀歸于諸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

流重流謂嚴守穀而天下不吾洩矣洩散也吾彼重

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

穀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而致諸侯之一分

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

有十國之筴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魏文侯相

李悝曰糶甚貴傷人此人人謂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

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

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

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碩除十一之稅十五碩餘百三

十五碩食人月一碩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碩餘有

四十五碩碩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

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文

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十不幸疾病

死喪之費及上賦歛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

不勸耕之心而今糶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糶者

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碩平

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碩計人
終歲長四百碩官糴三百碩此為糴三舍一也
自三餘三百碩官糴二百四十碩此為糴二而舍一也
下熟自倍餘百碩其自倍收三百碩終歲長百碩官糴
一百碩之小饑則收百碩平歲百畝之收收百五十碩
也中饑七十碩收二分大饑三十碩收五分之二
饑之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
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以
出糴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斂
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
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漢宣帝時歲數

豐穰碩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請令
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
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人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
關內侯元帝即位罷之○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作常
平倉○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
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
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古人權量國
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宜
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
於穰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

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未作
不可禁也今宜通糴主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未行
至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宋
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饑彭城王義康立議
以東土災荒人凋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
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勅使
糶貨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宜用於一
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地沃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
折其估賦成就交市三吳饑人即以貸給使彊壯轉
運以贍老弱並未施行人賴之矣○齊武帝永明中

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為儲六年詔

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紋絹布揚州

出錢千九百一十萬揚州理建業今江寧郡也南徐州二百萬南

州理京口今丹陽郡各於郡所市糶南荆河州二百萬南荆河

郡市絲綿紋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江州理尋

市米胡麻荆州五百萬荆州理南鄆州三百萬鄆州

夏今皆市絹綿布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

湘州理長市米布蠟司州二百五十萬司州理汝南

西荆河州二百五十萬西荆河州理南兖州二百五

十萬南兖州理雍州五百萬雍州理襄市絹綿布米

文行 卷七十三 平糶

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後魏孝莊時祕書丞李彪
上表曰昔之哲王莫不克勤稼穡故堯湯水旱人無
菜色蓋由備之也漢家乃設常平魏氏以兵糧制屯
田軍國取濟光武一畝不實罪及牧守皆明君恤人
若此今山東饑京師儉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九分
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
倉儉則減私之十二糶之如此人必力田以買官絹
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明帝
神龜正光之際自徐揚內附之後徐今彭城郡揚今壽春郡收內
兵資與人和糴積為邊備也○北齊河清中令諸州

郡皆別制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
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賤時斟酌量割當年義租充入

齊制歲每人出墾租二百義租五十斗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穀貴下價糶之賤

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糶貯○後周文帝初制六官
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蓄其餘以待凶荒
不足則止餘用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秋斂○隋文
帝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
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京
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
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

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
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
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卽委社司執帳檢
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
卽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至十五年以義
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
姓之徙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
異於餘處靈夏甘瓜等一十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
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
又詔秦渭河廓鹵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等州社倉

並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
過一碩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唐武德五
年廢常平監八年勅諸州斗秤京大府校貞觀初尚
書左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
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誠今喪亂之後戶口凋殘每
歲租米不實倉廩隨卽出給纔供當年若遇凶災將
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爲社
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國用不足並取社
倉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以下
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准見田苗

以理勸課盡令出穀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
爲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
太宗曰旣爲百姓先作儲貯官爲舉掌以備凶年非
朕所須橫生賦歛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議
立條制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公以下墾田畝納二
勝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地土貯之州縣以備凶年
制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
賑給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頒新格義倉據地取稅實
是勞煩宜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碩餘各有差六年京
東西市置常平倉高宗武后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

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
下義倉費用向盡開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
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勝以爲義倉其商賈
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碩上中以下遞減
各有差諸出給雜種准粟者稻穀一斗五勝當粟一
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碩折納糙米一碩四斗天寶
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二
十碩

平糴二帖

管子輕重

管子曰歲有凶穰穀有貴賤人君不治則
畜賈遊于市乘人不給百倍其本是以民

文行

卷七上

二十三

平糴

有餘則輕之故大君散之以重凡重輕散歛之李悝

以時即準平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也

平糴詳通弘羊均輸詳均壽昌常平漢宣時大司農

請邊郡築倉名詳漕運農末俱利史記糴三十病農九十病

息則農末俱利務完食物無公卿多便後漢劉般字伯

帝欲置常平倉公卿多以爲便般以常平外有利萬

人之名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帝乃止利

國作漢書贊曰管子之輕重以至壽昌之常平亦

利萬國有從來顧古爲之有數吏良而令行故民賴

作又諸僮請罷元帝時大水琅琊人相食在位諸

罷哀多益寡稱物平施罷無與人爭利皆

唐類函卷七十一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類函卷七十三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西吳潘龍翰校訂

政術部十一

選舉
考試

貢舉

徵聘

辟召

○選舉一

杜氏
通典

周官大司徒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

一曰六德二曰六

六行三曰六藝詩書禮樂謂之四術四術既修九年大成凡

士之有善鄉先論士之秀者升諸司徒曰選士司徒

論選士之秀者而升諸學曰俊士既升而不征者曰

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進士之賢者及鄉老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藏於祖廟內史書其貳而行焉書其貳謂寫其副本在其職也則鄉大夫鄉老舉賢能而賓其禮其禮司徒教三物而興諸學司馬辨官材以定其論太宰詔廢置而持其柄內史贊與奪而貳於中司士掌其板而知其數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擇材取士如此之詳也○秦自孝公納商鞅策富國強兵為務仕進之途唯闢田與勝敵而已以至始皇遂平天下○漢高祖初未遑立制至十一年乃下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我共

安利之可乎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榮之以布告天下其有稱明法者御史中執法郡守必身勸勉遣詣丞相府署其行義及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官又制諸侯王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也惠帝四年詔舉人孝悌力田者復其身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官二千石者一人○文帝因晁錯言務農貴粟詔許人納粟得拜爵及贖罪○景帝後元二年詔曰有市籍貲多不得官廉士寡欲易足今貲算十以上乃得官貲少則不得官朕甚憐之減至四算得官有市籍謂賈人有財不得為吏貲萬錢算百二十也算十萬時疾吏之貪以為衣食足知榮辱故限貲十萬乃得為吏廉

士無貲減至四
算乃得官也

○武帝建元初始詔天下舉賢良方

正直言極諫之士其理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皆罷之元光元年舉賢良董仲舒對曰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智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賢亂賢不肖混殺也請令諸侯列卿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其大

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

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帝

於是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孝謂善事父母
廉謂清潔廉隅

又制郡

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

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

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

曰德行高潔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

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

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至五

年又詔徵吏人令與計偕

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

也今所徵之人與計者俱來元朔元年又詔曰興廉舉孝庶幾成

風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厥有我師今或

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

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

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是時天下慎法

莫敢謬舉而貢士蓋鮮故有斯詔有司奏請議曰古

者諸侯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削地三則黜爵削地

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

無益於人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其不舉孝

不奉詔當以不敬論為其不求不察廉為不勝任也

當免奏可凡郡國之官非傅相其他既自署置又調

屬僚及部人之賢者舉為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多

拜為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祿勳故卿校

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祿

勳復於三署中詮第郎吏歲舉秀才廉吏出為佗官

以補缺員後漢制同元封五年又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

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蹏蹏也奔走也

奔立則蹏人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

馬泛覆也音芳勇反覆駕者言蹏弛之士蹏者蹏落

弛者放廢不遵禮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縣察吏人

有茂材異等初公孫弘以儒術為丞相天下之學靡然嚮風時外事四夷內闕用度仍募人入羊穀奴婢得授官增秩復役除罪大至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繇是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孝昭始元初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前為此官今不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孝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言曰今使吏得任子弟子弟以父兄任為郎也率多驕騫不通古今驚與至於積功理人無益於人此伐檀所為作也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弟之令黃龍初制凡官秩六百石者不得舉為廉吏○元帝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

御史舉質朴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

從官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

高下知其人賢否也又詔列侯舉茂材諫議大夫張勃舉大官

獻丞陳湯獻丞主貢獻物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

謚曰繆侯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其為勸勵也如是故

官得其材位必久安為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為姓

號三代以降斯之為盛建昭中因西羌反及日蝕京

房奏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遂詔房作考功課之

法詳考○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常侍曹尚書一人主

公卿又有二千石曹尚書一人掌郡國二千石蓋選

曹之所起也漢諸帝凡日蝕地震山崩川竭天地大變皆詔天下郡國舉賢良方正極言直諫之士率以為常又其有要任使皆標其目而令舉之○後漢光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材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二人將兵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改前漢常侍曹尚書為吏部尚書其時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而尚書令總之其所進

用加以歲月先後之次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舉孝廉吏以其未久不周知也所徵舉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謗議漸生章帝建初元年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材孝廉歲以百數漢曰秀才後漢避光武諱故曰茂才魏曰秀才既非能著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代舉人貢士或起獻畝不繫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理有異迹文質斌斌朕甚嘉之始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武帝因董仲舒之言立制故事在丞相府今復用之第一科補西曹南閣祭酒二科補議曹三科補四辟八奏四科補則決凡所舉士先試之以職乃

得充選其德行尤異不宜試職者疏於佗狀舉非人兼不舉者罪舊制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和帝以爲不均下公卿會議司徒丁鴻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雜錯不得爲數又制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推核當時戶口一歲所貢不過二百餘人○安帝末初二年詔王官屬黑綬下至郎謁者經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順帝又增甲乙科員十人除

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陽嘉元年尚書令左雄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如有顏回子竒之類不拘年齒尚書僕射胡廣尚書郭虔等駁之曰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竒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竒顯用年乖強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主賢臣代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迴革今以一臣之言不可刻戾舊章竟從雄議於是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人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

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請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儒有一家之學故曰家法文史課牋奏覆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雄詰之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淑無以對乃遣還郡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繆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二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雄在尚書迄于永嘉十餘年間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

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自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後黃瓊爲尚書令以雄前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史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立爲四科○桓帝建和初詔諸學生年十六以上比郡國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十五人上第十六人爲中郎中第十七人爲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爲王家郎永壽二年甲午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其後復制學生滿二歲試通二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通二經者須後試復隨輩試通二

經者亦得爲文學掌故其已爲文學掌故者滿二歲能通三經者擢其高第爲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爲太子舍人已爲太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經者推其高第爲郎中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爲郎中已爲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經者推其高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亦得補吏其後綱紀隳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時議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復有三互法

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不得交互爲高是時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

氏女以三互自上禁網益密選用彌艱幽冀二州久

轉拜平原相是也

闕而公府限以三互經時不補議郎蔡邕上言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逾月不定以避三互十二州有禁當取二州之士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淹遲以失事會愚以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今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坐設三互自生留闕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末制者乎臣願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授者無拘日月

三五以差厥中靈帝不省是時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訟頗行賄賂改蘭臺漆書之經以合其私文者帝乃詔諸儒讎定五經而鐫石以刊其文使蔡邕等書爲古文篆隸三體立於大學門謂之石經自是爭者乃息凡學士不得有金痰痼疾督書其板舉主保之其督郵板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如禮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師事某官見校門徒五十人以上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痰痼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魏文帝爲魏王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人錯雜詳覈無所延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

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爲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之黃初三年始除舊漢限年之制令郡國貢舉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則皆試用自明帝太和之後俗有浮靡遞相標目而夏侯諸葛何鄧之儔有四聰八達之稱或禁錮廢黜以懲之吏部尚書盧毓奏曰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今考績之法久廢而毀稱相進退故真僞混雜也帝遂詔散騎常侍劉劭作都官考課之法以考覈百官具考績篇○晉依魏氏九品之制

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
有小中正皆掌選舉若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
居及父祖官名武帝泰始初又議考課詳考績散騎常
侍傅玄皇甫陶以為政教頹弊風俗不淳上疏帝乃
使玄草詔進之武帝甚善而終不能用于時雖風教
頹失而無典制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
女奴丸藥積年沈廢邳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
等其為懲勸也如是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已而九
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
為貴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是軍

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因用土斷復古鄉舉里
選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云云
職名中正實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為宜
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司空
衛瓘又表請除九品復古鄉議里選及劉頌為吏部
尚書復建九班之制令百官在職少遷時賈郭專朝
仕者務速進故皆不行孫氏有江東選曹尚書主選
舉吳郡暨性峭刻好清議
為尚書以郎署混淆多非其人
善否乃覈選二署皆貶高就下
降損數等其居位貪
婪志節卑汚者皆以為軍校
置之營府於是怨聲囂然競言艷用私情坐自殺
○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貢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

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卽除署旣經略龐定乃
詔試經有才不中舉者免其太守其後孝秀莫敢應
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大興三年尚書孔坦議請
普延五歲許其講習乃詔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如
故○宋制丹陽吳會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
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
及公卿所舉皆屬于吏部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
失者其人加禁錮年月多少隨部議制文帝元嘉中
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而代刺史或十餘年及
孝武卽位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爲滿帝不

欲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齊尚
書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爲上四三爲
中二爲下一不合與第謝超宗議以爲片辭折獄寸
言挫衆魯史褒貶孔論興言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
表事之深析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理道非患對不
盡問患以常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
與其俱奇一亦宜採詔從宰議因習宋代限年之制
然而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胄籍爲
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
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

浸以成俗○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有五方得入仕
天監中又制凡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
得爲官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
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梁寒
素之隔普通七年詔凡州歲舉二人大郡一人敬帝
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訪選舉皆須中
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則否○陳依梁制凡年未三
十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
左奏及嘗爲挽郎得未壯而仕諸郡唯正王爲丹陽
尹經迎得出身者亦然庶姓尹則否有高才異行殊

勲別降恩旨叙用不在常例凡選無定時隨缺則補
官有清濁以爲升降從濁得清則勝於遷若有遷授
吏部先爲白牒列數十人名尚書與參掌者共署奏
勅或可或否其可者則下於選曹量貴賤別內外隨
才補用以黃紙錄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於典
名典名書其名帖鶴頭板修容整儀送所授之家其
別發詔除者卽宣付詔局詔局草奏聞勅可黃紙寫
出門下門下荅詔請付外施行又書可付選司行名
得官者不必皆行名到但聞詔出明日卽入謝後詣
尚書上省拜受凡拜官皆在午後初武帝承侯景喪

亂之後綱維頽壞制度未立而自官無復考校殿最之法但更年互遷驟班進秩法無可稱者後徐陵孔奐繼爲吏部尚書差有其序○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叙之成帝和平三年詔曰今選舉之官多不以次令班白處後晚進居先豈所謂彝倫攸叙也諸曹選補宜各書勞舊才能初崔浩爲冀州大中正數十人各起家爲郡守景穆帝謂浩曰先召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久勤勞未答今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召者代爲郎吏又守宰人宜使更事者浩固爭而遣之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非而校勝於上何以能濟又季孝伯趙郡人名曾治鄭氏禮左氏春秋郡三辟功曹不就

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郡主簿到官月餘曾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又郭祚爲吏部尚書時潔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卽云此人便已貴矣由是事頗爲稽遲當時每招怨讟然所拔用者量材稱職時又以此歸之其後中正所銓但在門第吏部彝倫仍不才舉○孝文帝勵精求治內官通班以上皆自考覈以爲黜陟具考績篇○宣武帝詔庶族子弟年十五不聽入仕任城王澄從幸鄴宮除吏部尚書及辛代車駕自北巡留澄銓簡舊臣初魏自公侯以下迄于選臣動有萬數冗散無事澄品爲三等量其優劣盡其能否之用咸無怨者又韋伯昕兄子場爲吏部郎性貪太和前精選中正德高鄉國者充其邊州小郡人物單鮮者則併附他州其在

選陋者則闕而不置當時稱爲簡當頗謂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時州無大小必置中正旣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蕃落庸鄙操銓覈之權而選叙類紊至正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時有以雜類冒登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無人保任者奪官還役初孝明嗣位幼冲靈太后臨朝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請銓別選格排抑武夫不使在清品於是武夫怨怒聲喧道路乃懸榜於衢會期屠害彝父子不以爲懷神龜二年羽林虎賁相率千餘人至尚書省詬詈求彝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以瓦礫

投擊臺閣聲如雷霆京師懾震莫敢討遏遂聚火就焚其第搜彝於庭捶辱恣心而呼聲動京邑其子叩頭流血爲父請命羽林乃執始均生投火中灼爲煨燼仲瑀被創以竄免彝一宿而死旣而詔斬其尤兇者八人餘大赦以安之天下冤痛聞者驚駭靈太后於是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旣而官員少而應調者多選曹無以處之及崔亮爲吏部尚書乃奏爲格制官不問愚賢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時沈滯者皆稱其能後甄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

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孝莊帝詔求德行文藝政事強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叙其志業具以表聞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者黜一階凡官郡守縣令六年爲滿滿後六年乃叙任○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座于朝堂中楹秀才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初東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

攝吏部尚書乃革後魏崔亮年勞之制務求才實自遷鄴以後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四文襄年少高朗其弊也疎表聿修沈密謹厚所傷者細楊遵彥風流辯給所取失於浮華唯辛術才明簡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衡鑒之美一人而已○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或夙在朝倫沈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停散或白屋之人中褐未釋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具通濟操履凝峻學

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允舉限未薦之文指論事實隨能量用必陳所堪不得高談謬加褒飾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載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上舉主准舉人之犯各罰其金自鞭以下舉主勿論若未經三載而更餘轉通計後官日月合滿三周凡所舉人必主事立功裨益時政不限年之遠近舉主之賞亦當非次被舉之人別當擢授其違限不舉依式罰金又擁旋作鎮任總百城分符共理職司千里凡其部統理官委悉刺史於所管之內下郡太守縣令丞尉府佐錄事參軍以降州官州官都

主簿以下但沾在吏職及前爲官并白人等並聽表薦太守則曹掾以下及管內之人亦聽表舉其大州中州下州畿內上郡中郡並三年之內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餘郡守不在舉限○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小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貳之初霸府時蘇綽爲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綽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其所察舉頗加精慎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者爲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爲孝廉上

州上郡歲一人其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開皇十八年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爲吏部尚書高構爲侍郎選舉先德行次文才最爲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及盧愷攝吏部尚書與侍郎薛道衡陸彥師等甄別物類頗爲清簡而譖愬紛紜愷及道衡皆除名煬帝始建進士科又

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授文職大業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治人乃由勲叙拔之行陣起自勇夫蠹政害人實由於此自今以後諸授勲官者並不得授文官之職事○唐貢士之法多循隋制其常貢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筭自京師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旣餞而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舊令諸郡雖一三二人之限而實無常數到

尚書省始出戶部集閱而關於考功課試可者為第

武德舊制以考功郎中監試貢舉貞觀以後則考功員外郎專掌之初秀才科等最高

試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

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自是士族所

趣嚮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試策貞觀八年

詔加進士試讀經史一部至調露二年考功員外郎

劉思立始奏二科並加帖經其後又加老子孝經使

兼通之永隆二年詔明經帖十得六進士試文兩篇

職文律者然後試策武太后載初元年二月策問貢

人于洛城殿數日方了殿前試人自此始長壽三年

制始令舉人獻歲元會列於方物前以備充庭因左拾遺

劉承慶上疏奏四方珍貢列為延實而舉人不廁甚非尊賢之意上從之長壽二年太后

自製臣軌兩篇令貢舉習業停老子長安二年教人

習武藝其後每歲如明經進士之法行鄉飲酒禮送

于兵部開元十九年詔武貢人與明經進士同行鄉飲酒禮其課試之制畫帛

為五規置之於堦去之百有五步內規廣六尺檄廣六尺餘四規每規

內兩邊各廣三尺縣高以三十尺為限列坐引射名曰長堦弓用一石力箭重陸

錢又穿土為埒其長與堦均綴皮為兩鹿歷置其上

馳馬射之名曰馬射鹿子長五寸高三寸又斷木為

人戴方版於頂上凡四隅人互列埒上馳馬入埒運

槍左右觸必版落而人不踏名曰馬槍槍長一丈八尺徑一寸五分

分重八斤其木人上版方二寸五分皆以儼好不失者為上兼有步射

穿札翹關負重身材言語之選通得五上者為第其

餘復有平射之科不拘色役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

類升又制為土木馬於里閭間教人習騎天寶六年正月制文武之道既惟並用宗敬之儀不可獨闕其鄉貢武舉人上省先令謁太公廟每拜大將及行師師尅捷亦宜

告神龍二年二月制貢舉人停臣軌依舊習老子開

元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

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必事資經遠

則斯道不墜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

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

穀梁歷代崇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

絕事資訓誘不可因循其學生請停各量配作業并

貢人參試之日習周禮儀禮公羊穀梁並請帖十通

五許其入第以此開勸卽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

之二十一年玄宗新注老子成詔天下每歲貢士減

尚書論語策而加老子焉二十四年制移貢舉於禮

部以侍郎掌之因考功員外郎李昂詆訶進士李權文章大為權所陵詬朝議以郎官地

輕故移於禮部遂為永制二十五年二月制明經每經帖十取通

五以上免舊試一帖仍按問大義十條取六以上免

試經策十條令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與及
第其進士停小經准明經帖大經十帖取通四以上
然後准例試雜文及策考通與及第其明經中有明
五經以上試無不通者進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試
策十條得六以上者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等唱第
訖其所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禮部侍郎玄
姪奔奏
宗方弘道化至二十九年始於京師置崇玄館諸州
置道學生徒有差京都各百人諸州無常員習老莊
文列謂之四子蔭第與國子監同
謂之道舉舉送課試與明經同凡舉司課試之法帖
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為帖

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

為通

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
章絕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

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例拔既甚難矣而舉
人則有驅懸孤絕索幽隱為詩賦而誦習之不通十
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天寶元年明經停老子加

習爾雅十一載禮部侍郎楊浚始開為三行不得帖
斷絕疑

似之明經所試一大經及孝經論語爾雅帖各有差

帖既通而口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為通問通而

後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為第進士所試一大經

及爾雅舊制帖一小經并注開元二十五
年改帖大經其爾雅亦并帖注帖既通而

後試文試賦各一篇文通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

通者為第

經策全通為甲第通四以上為乙第通三帖以下及策全通而帖經文不通四或帖

不通四皆為不第明法試律令各十帖試策共十條

律七條全通為甲通八以上為乙自七以下為不第

書者試說文字林凡十帖說文六帖字林四帖口試無常限皆

通者為第算者試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

陽周髀五經綴術緝古帖各有差九章二帖五經等七部各一帖綴術

六帖緝古四帖兼試問大義皆通者為第凡眾科有能兼學

則加超獎不在常限按令文科第秀才與明經同為

四等進士與明法同為二等然秀才之科久廢而明

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有甲乙二科自武德以

來明經唯有丁第進士唯乙科而已開元以後四海

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

則二千人少猶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寶應二年

六月禮部侍郎楊綰奏諸州每歲貢人依鄉舉里選

察秀才孝廉勅旨州縣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

悌廉恥之行薦焉委有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

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體者並量行

業授官其明經進士道舉並停旋復故矣貞元二年

六月勅自今以後其諸色舉選人中有能習開元禮

者舉一人同一經例選人不限選數許集問大義一

百條試策三道全通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條策通
兩道以上者不在放限其有散試官能通者亦依正
員例處分五年五月勅自今以後諸色人中有習三
禮者前資及出身人依科目選例吏部考試白身依
貢舉例禮部考試每經問大義三十條試策三道所
試大義仍委主司於朝官學官中揀擇精通經術三
五人聞奏主司與同試問義策全通爲上等特加超
獎大義每經通二十五條以上策通兩道以上爲次
第依資與官如先是員外試官者聽依正員例其諸
學生願習三禮及開元禮者並聽仍永爲常式九年

五月勅其習開元禮人問大義一百條試策三道全
通者爲上等大義通八十條以上策兩道以上爲次
第餘一切並准三禮例處分仍永爲常式其選授之
法亦同循前代凡諸王及職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
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之在京師者
冊授諸王及職事二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五品以上
一品並臨軒冊授冊用竹簡書用漆皆制授六品以下守五品以上及視五品以上皆勅
授凡制勅授及冊拜皆宰司進擬自六品以下旨授
其視品及流外官皆判補之凡旨授官悉由于尚書
文官屬吏部武官屬兵部謂之銓選凡選始於孟冬

終於季春其擇人有四事一曰身取其體二曰言取其
言詞三曰書取其楷四曰判取其文四事皆可取則
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其六品以降計資量勞
而擬其官五品以上不試列名上中書門下聽制勅
處分凡選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
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其官已注而唱示之不厭
者得反通其辭他日更其官而告之如初又不厭者
亦如之三唱而不厭聽冬集厭者以類相從攢之爲
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
之侍中審之不審者皆得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

受旨而奉行焉各給以符而印其上謂之告身其文
曰尚書吏部告身之印自出身之人至于公卿皆給
之武官則受於兵部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如舉
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才藝及可
爲統帥者若文史求爲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
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武夫求爲文選取書判
精工有理人之才而無殿犯者凡官已受成皆殿庭
謝恩其黔中嶺南閩中郡縣之官不由吏部以京官
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補御史一人監之四歲一往
謂之南選凡居官以年爲考六品以下四考爲滿自

高宗麟德以後承平既久人康俗阜求進者衆選人漸多總章二年裴行儉爲司列少常伯始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官資高下昇降以爲故事其後莫能革焉至玄宗開元中行儉子光庭爲侍中以選人既無常限或有出身二十餘年而不獲祿者復作循資格定爲限域凡官罷滿以若干選而集各有差等卑官多選高官少選賢愚一貫必合乎格者乃得銓授自下昇上限年躡級不得踰越久淹不收者皆荷之謂之聖書雖小有常規而掄才之方失矣此起於後魏崔亮停年之制也其有異才高行聽擢不次然有其

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例而已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議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此所以爲判也按顯慶初黃門侍郎劉祥道上疏曰今行署等勞滿唯曹司試判不簡善惡雷同注官此則試判之所起也後日月浸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爲難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爲問乃徵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于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義者得不拘限而

授職初州縣混同無等級之差凡所拜授或自大而遷小或始近而後遠無有定制其後選人既多叙用不給遂累增郡縣等級之差郡自輔至下凡八等初縣自赤至下凡八等初武德中天下兵革方息萬姓安業士不求祿官不充員吏曹乃移牒州府課人應集至則授官無所退遣四五年間求者漸多方稍有沙汰貞觀中京師穀貴始分人於洛州選集參選者七千人而得官者六千人時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今吏部取人獨舉其言辭刀筆而不詳才行或授職數年然後罪彰雖刑戮繼及而人已斃矣如之何對曰昔兩漢取人必

本於鄉閭選之然後入官是以稱漢為多士今每歲選集動踰數千人厚貌飾辭何可知也選曹但校其階品而已若掄才辨行未見其術上由是將依漢法令本州辟召會功臣議行封建事乃寢他日上又曰夫古今致理在於得賢今公不能知朕不徧識日月其逝而人遠矣吾將使人自舉如之何魏徵曰知人則智自知則明知人誠難矣而自知豈易乎且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是長澆競也不可復寢

選舉二帖白

觀國

易觀國之光語郊

禮凡語郊者必取賢斂才焉

文蔚

卷七十三

三六

選舉

揚開律衛臻典選舉蔣濟與書曰漢以亡虜為將周

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守文荅曰古人遺智惠

予開拔尚書諸葛誕鄧騶馳名譽有四聰八達之

誼帝疾之時舉中書侍郎詔曰莫須有名以名如畫

地作餅言給食術者縣次給食令與計偕注借計吏

不可啖也鴻漸于陸于磬鹿鳴州選舉令諸貢人上州三人中

飲酒不限其人義鹿鳴之詩鄉烝我髦士也烝進

爾好爵與爾禁之輒啓數人山濤為僕射典選吏

各為題日時稱曰山公啓事也先治百姓王戎字

舉先治百姓然後授用莫不廉節太祖為丞相司空

崔琰並典選舉所用皆清心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

行不由本者終莫能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莫不

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家車服不敢過度和洽言於

公曰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今朝廷之儀吏有著

新衣乘好車者不謂之廉潔至今士大夫故汚其衣

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殮以入宦寺凡詭激

之行則不抑寒素王蘊為吏部郎不抑寒素每一官

容偽矣不抑寒素王蘊為吏部郎不抑寒素每一官

其方有地其人有才各隨內惡未發平帝詔諸有職

薦舉者勿州叛何妨孔坦字君平帝手策問曰吳興

案驗也州叛何妨徐馥為賊殺郡將今應舉孝廉

可否則曰罪不相及今徐仲舒發策武帝隆儒術及

馥為逆何妨一郡之賢仲舒發策武帝隆儒術及

舉孝廉茂才皆仲舒發之晁錯充賦晁錯策曰乃誠

欲得真宣帝詔舉廉吏誠欲得真也更六百石位左

也以防請託漢何武問文吏於儒者問儒者於文吏

署行議年高詔云云門調戶選司隸傳咸奏王戎

幾也行狀也門調戶選司隸傳咸奏王戎

今內外郡官職未期而奏遷未知優劣且送故迎新
相繼道路宜免戎官戎與賈郭通親得不坐戎自典
選舉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以貌以言宣父尚言有失
與時沈浮門調戶選而已

則惠則哲帝堯亦曰其難

○貢舉帖白

登龍 退鷁 待問 待取 位列春官 職司貢

舉 天子求賢 諸侯貢士 敷求多士 精選羣

才 盛矣會府 直哉主司 精鑒茂才 明試諸

難 懸甲乙之科 拾青紫之士 握靈蛇而來

中正鵠而取 禮闈之司重其任 文囿之主難其

人 撞鐘之鳴以待下問 止水之鑒寧遺上才

職當可試雖慮遺才 經苟未明難用拾芥 守明

試之司豈宜失士 當文思之代必待得賢 楊業

不穿雖十上而下第 桂枝可折以三道而登科

○徵聘帖白 不起附

五反史伊尹隱居使人 三往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

亮三往乃見 身勸高帝詔有稱明德者長吏必身

而遣 禮慰黃瓊聘辟不應有司効不敬 翹車詩翹翹

我以弓注聘士之車 賁帛易賁於丘園 夢得高宗夢

古者聘士以弓也 敷求哲人蒲輪漢以

夢帝資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 蒲輪漢以

徵校 蕙帳空兮夜 過式廬魏文侯過段干 詔為駕帝

徵龔勝曰徵賢者宜駕之詔為駕也詳隱逸詔續食武帝詔選舉載上道樊英
齊順帝備禮徵聘詔責郡縣郡縣載上道到猶稱疾
疆輿入殿猶不屈使就太醫致羊酒後天子為設壇
席有司奉引賜几杖拜五官郎將譚者初為乘私車
不必降志及引問又無奇謀深策帝失望為乘私車
哀帝謂龔勝曰大夫乘柴車韓康字伯休桓帝徵
私車來耶勝曰唯唯柴車先使者行亭長以韓徵君當過發人牛治道見
康以為田叟也奪其牛康釋駕與之使者至曰奪牛
翁即徵執德檢下騎將軍世祖召不至東平王蒼為驃
君也日先君秉德以臨下故臣可得來驃騎以法繩下
執德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月餘却歸李憲字季和少有高行累辟三府不就景帝命為從
事中郎引見曰先君辟君不應今至何也對曰先公
以禮見待意得禮進退明席珍待聘禮儒有席上
公以法繩下故意懼法而來席珍待聘禮儒有席上
陳上右之道也天下歸心武王舉逸民天商山四皓

漢四皓隱商山惠帝為太子為陳氏三君陳寔父子
書卑辭安車迎以為客乃出每宰府辟命嘗同日至羔鴈白虎通天子
成羣丞掾交至當世榮之治國之道聘求士者貪
議治國三旌之禮聘上禮賁然皎皎白駒沾諸求善價
之道賁然來思在谷及門仕進鶴書蒲帛詔書辟命仄
席之求軟輪之聘賢遺林藪帛賁丘園縻
之好爵寘彼周行德成而上祿在其中旁
求俊乂兼濟天下聘以尊賢仕而貴義聘
丘園之耿介辟郡國之賢良將弘濟濟之多
必在彘彘之賁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有道則見
無道則隱玄豹隱霧雖欲退藏白駒在場亦宜
文行 卷七十三 徵聘

維繫不起洗耳許由隱於箕山堯聞其賢聘為九州

圖形後漢桓帝徵姜肱不至遣工圖其飲毒藥

毒藥徵李僕僕曰欲誘我哀明膏

以高哀曰膏以明自煎龔生竟天

周周謂使者曰吾寧

曳尾於塗中詳龜

為長史烈為商

賈自穢得免

衣穀皮縮頭及引見伏而不

鄉里行道傳舍縣次具酒食從者及穢累名位

長由聞其聲乃洗耳於潁川之側

形狀肱臥幽室以被鞞面竟不出

哀明膏龔勝被王莽徵不

遂出不知其姓名

鳥獸同羣孔子曰鳥獸爭田自

命復恐

後漢周黨字伯况好清節

不降其志

伯夷叔齊與

長吏存問八月帝賜復食餉以中牢穢累名位

愍勞官職

昭帝徵涿郡韓福至年老賜帛毋書曰朕

鄉里行道傳舍縣次具酒食從者及穢累名位

長吏存問八月帝賜復食餉以中牢穢累名位

穢我躬位

守箕山之志王莽徵薛方方辭曰堯舜在

累我躬位

風臣亦欲守箕山之

抑苟進之風並稱疾不至有司

劫大不敬正罪周景邊韶等議秉以退讓為節誠違

仄席之望然逶迤退跡是抑苟進之風明王之世必

有不召

稱名不稱臣後漢王霸字儒仲徵到尚書拜

天子有

飲毒藥

使聘莊

楚王使

使聘莊

使聘莊

使聘莊

使聘莊

使聘莊

使聘莊

使聘莊

使聘莊

使聘莊

使聘莊

使聘莊

使聘莊

使聘莊

使聘莊

使聘莊

使聘莊

使聘莊

使聘莊

不仕無義 樂而無悶 寵則可驚 不事王侯

陵之志後漢嚴光字子陵光武欲授之官子陵曰昔

帝堯大聖許由洗耳於河濱今臣欲敦箕山

之操陛下遵帝堯

迷邦非仁而迷其邦可謂仁乎

其有輕軒冕 從吾所好 與子偕隱 雖勤五反
之命 終傲三旌之禮 宜欽高士之風 難奪匹
夫之志 與夫僂俛從公 未若逍遙樂道 偃仰
以沐堯曦 棲遲而歌舜塗 時有昏明理亂 道
包舒卷行藏 閉門却掃以慰餘人 結宇幽巖時
堪養性 育白駒之德亦既逢時 蘊玄豹之心猶
思避世 抗高尚之風則宜矯俗 遇休明之日安
可迷邦 杖藜含糗雅符三徑之歡 飲水曲肱取
逸一瓢之樂

○辟召帖白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殺公晉魏舒為司徒有周震者屢為三公府辟辟書

下公輒亡時人號為殺公掾莫為辟者及舒命

之竟無**嫁母**喬玄字公祖為漢陽太守郡民姜岐守

他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督郵諫玄不**捐溝**後漢

聽往辟岐亦不起士大夫競諫玄乃止

立精舍講授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充

捐溝中謫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親職役後詔徵為

博十時平亦為博上**焚山**太祖辟阮瑀瑀不就逃入

每與集會常欲復也

集實使就技人列瑀**制服**司徒袁逢舉荀爽有道不

鼓琴歌之太祖大悅

設杖**鄭玄**字康成大將軍何進辟不得已詣進進

葬黃瓊辟申屠蟠**誅哭**王脩為表譚所辟徵同日

年二命會赦丞相府御史府檄書同日到延**召同時**

年以州天府書先至遂請御史府為掾也

陳寔子紀謀並著名每辟召常同時**禮賢者**禮聘

州百姓皆圖畫寔紀謀形象詳徵聘

正律
中覆

後漢左雄令舉吏先試公府覆之端門張
盛奏除之黃瓊云將以覆實不可改也

辨

考其才也考行察藝周禮考其德詢事考言書

循聲責實

引文明者為高說徐防謂卿上疏五經

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依科罷者為次第漢獻詔

試儒生

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依科罷者為次第試儒生

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則所試日忘今

者儒年踰六十去本土營糧食不得專業幼童入學

白首空歸永絕榮望朕甚愍之其刈薪 拾芥 權

依科罷者聽同次第為太子舍人

其得失 覆以能否 四術崇儒 九流考藝 考

覈既在有司 僭濫寧由多士 一發之初雖失正

鵠 百鍊之後方辨精鋼 君子立身道惟難進

主司取士才不易知 射策之初中正鵠而後取

掄材之際審輪轅之必分 懸藻鑒之鏡而取上才

蘊撞鐘之鳴以待下問

梁劉孝溉等儀賢堂監策秀才聯句詩曰雄州試

異等揚庭乃專對顧學類括彜奇文若錦續劉溉滋

蘭成秀腕照車光赤琲攝官惡簪帶疲痾謝名章盧

乙奏飲餘列甲科光往載深奇無絕蹤孫董有遺

槃伏擬春風涵宛轉還光乍明昧列秀總中筵羣才

盛集代王榮如輪疾影響裁蒲啓矇昧雕龍既已彰

青王勣崑佩王勣褒然既玉響高粲亦蘭綵廣川良

易追 非難配貢士光相門搜賢盡幽塞善說理

無智
在

心靡誨來
永事耕耒

彦名東西翼亮更出內康誠信

唐類函

十三



唐類函卷七十四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慈谿羅廩校訂

政術部十二

薦舉 舉賤

舉親 自舉

舉舊 遞相舉

附 舉讐

至公舉 坐舉主

失所舉

○薦舉一

藝文 類聚

禮記曰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之

未道也飯牛於秦傅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之獻

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

文行

卷七十四

薦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境內將服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尸子曰人知用賢之利也不能得賢其何故也夫買馬不論足力以白黑爲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以大小爲儀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爲儀則伊尹管仲不爲臣矣說苑曰楚令尹虞丘子舉孫叔敖于楚王曰舉而授之政國可使寧莊王以孫叔敖爲令尹少馬虞丘子家干法叔敖執刑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言孫叔敖果可使持政奉國法而不黨施刑戮而不亂可不

謂公乎莊王曰夫子之賜也新序曰虞丘辭位進

孫叔敖楚莊王晏朝樊姬問莊王曰但與賢相語不

知日也史記曰王稽使於魏問鄭安平魏有賢人

可與俱西乎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

天下事王稽知其是范雎也乃載以入秦詳奉漢

書曰韓安國爲人多大畧知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

忠厚貪嗜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又曰

薛宣知翟方進有宰相器深結之方進竟代宣爲丞

相免二歲方進薦宣明習文法上徵宣復爵又曰

何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

在沛郡厚兩唐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
侯力也 又蘇武傳曰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
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卽位召武待詔
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
朝朔望號稱祭酒 漢雜事曰辛慶忌爲酒泉太守
大將軍王鳳薦慶忌正直仁勇通於兵事柱國石臣
鳳不宜久處其右上乃復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
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薦吏吳良上以章示公卿曰
蕭何韓信設壇卽拜不復考試以良爲議郎 又曰
杜林字伯山爲侍御史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

上徵興爲太中大夫 又曰陳寵字昭公爲尚書寵

性純淑周密重慎時有所表薦輒自手書削草 後

漢竇章傳曰章字伯向少好學有文章與馬融崔瑗

同好更相推薦章薦馬融文云奕世不刊之文斷金

之良續漢書曰橋玄爲司空轉司徒素與南陽太

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球爲廷尉 又曰虞詡

以左雄有忠節上疏薦之曰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

事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

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魏志曰潁川盧志才籌畫士

也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

者汝穎固多奇才誰可以繼或薦郭嘉召見論天下
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表為司空軍祭
酒 吳志曰孫繇字正禮兄岱字公山平原陶丘洪
薦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柰何復舉正禮
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
二龍於長塗騁騏驎於千里不亦可乎 王隱晉書
曰杜夷隱身不仕鎮東軍司顧榮等薦夷於相國府
元帝以為儒林祭酒 徐廣晉紀曰張華少自牧羊
而篤志好學初為縣吏盧欽奇其才數稱薦之 吳
越春秋曰孫子者吳人名武善為兵法僻隱幽居世

人莫知其能子胥明於識人知武可以折衝一旦與
吳王論兵乃薦孫子吳王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
覺口之稱善 三輔決錄曰游子殷為郡功曹有童
子張既為書佐殷察異之具設賓饌以子楚託之後
魏王以既為雍州時漢興郡闕王以問既既稱楚文
武兼才遂以為漢興太守

薦舉二初學

大戴禮曰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
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
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爵地俱削盡也白虎通曰諸侯所以

貢士於天子者進賢勸善者也天子聘求之者貪義也治國之道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故月令季春之月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貢者復有聘者以爲諸侯貢士庸者貢其身盛德者貢其名及其幽隱諸侯所遺矢天子之所昭故聘之也周官小司徒之職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此謂使人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

之漢書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郡國縣官有好文學二千石謹察可常與計諧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謂能通年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太掌籍奏卽有秀材異等輒以名聞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又歲謂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三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二十人補文學掌故先是武帝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令州察吏人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命郡國舉孝悌有行義聞於鄉里者令三輔太常舉賢良郡

國學高第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此

薦舉之制事對登庸 亮采尚書曰帝曰疇咨若時

庸用也誰能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也又曰疇

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薦白屋 揚紫庭 韓子曰趙武死也四十六人皆就賓位

其無私德者若此又曰趙武以薦白屋之士皆就賓位

六十家 劉琨薦任允文曰伏見別駕從事任允識

量簡大執心貞固使琨得對揚紫庭必能撫方正

翼霜露增崇台曜任蒙亮采以弘急賢之義 齋

孝廉 上詳前敘 武帝詔曰今詔書昭先帝聖緒

函 投板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嚴羽字子翼仕郡功

下士貢身齋函貢身非高士也辭孝廉取吏部除無

錫長 周斐汝南先賢傳曰黃穆字子敬安成人也

為郡王簿忠上率下朝庭肅清太守荆寓舉穆孝廉

乃薦讓殷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寓曰若仲才者

六選之首也而穆先之適足以興謗議便利賓 充

投板於內出則卧病寓知不可移遂從之 利賓 充

賦 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弓旌 蒲帛 逸詩

魁車乘招我以弓尸子曰堯有建善之旌 漢書曰

曰以安車蒲輪徵枚乘易曰東帛彘彘貴于丘園舉

直諫 進奇謀 平漢王以爲亞將絳侯說之云盜嫂

受金漢王疑以讓無知對曰臣之所言者能也陛下

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

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拒臣薦奇謀之 貢天

朝 薦宰相 虞預晉書曰何楨字元幹爲弘農郡守

之禮遂貢之天朝 趙穆別傳曰汲郡脩武趙君年

三十七四薦宰相不就元康三年太守羊伊以爲四

科之貢宜盡國美遂式百察 化九服 范曄後漢書

扶輿激喻以光歲貢 式百察 化九服 曰尚書陳忠

上疏薦劉愷曰伏見前司徒劉愷類歷二司舉動得

盛晉中興書曰桓溫上疏薦譙秀曰竊聞巴西譙秀
植彩貞固抱德肥遯若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
執訓囂俗幽遐**丹墀珥筆**紫宮論道杜預舉賢良
方正表曰案
蘇贊布行於草野著德於閭閻放心直意若得珥筆
丹墀推訪格言必有誇誇匪躬之節陸雲薦張瞻
文曰若得言論端委太學錯總藝文垂纓玉**增輝日**
陛論道紫宮誠帝宮之瑰寶清廟之偉器
月**垂光虹蜺**徐孺子等曰伏見處士豫章徐孺子
彭城姜肱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
天工必能翼宣威美增輝日月矣孔融薦禰衡表
曰伏見處士禰衡淑質貞亮英才卓犖若得龍躍天
衢鳳奮雲漢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
之穆

薦舉三北堂

三年一貢士儀禮云纁二束帛五三歲而貢士鄭云

三人欠國二人禮記云古者天子之制貢

之宰相荀爽云陳季方才能秀出超世薦之府門先

傳云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推賢士後漢劉騭

傳云覈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推賢士後漢劉騭

置之幕府故天下復安賢士貢賢士刺史夏君辟意云

刺史得京師書問刺史何惜王家之舉遺逸王逸臨

云舉遺逸於山藪不如音漢書王鳳傳鳳病天子自

黜奸邪於邦國臨問執其手垂泣曰將軍

病如不可言平阿侯譚次將軍矣鳳曰譚等雖與臣

死保無如玄晉書謝玄傳云于時苻堅強盛邊境數

方者無除吏前漢田蚡傳云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

不肅當是時丞相入奏事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至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

達賢

黃石公

表賢

范曄漢書云魯不表賢表能荀悅

夫古與有五志一日達道二曰章法三曰表能四曰舉賢置之禮器

舉無失才

王隱晉書云山濤為吏部

道舉賢置之趙岐博古後漢趙岐傳趙岐字邠卿京

稱山公啓事趙岐博古後漢趙岐傳趙岐字邠卿京

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

外舉不避讐

呂氏春秋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對曰吾問可非問讐也平公又問

解狐非子之讐耶對曰吾問可非問讐也平公又問

對曰君問可非問讐也平公又問對曰吾為子

子也國人稱善焉內舉不失親左傳晉囚叔向曰吾為子

請叔向弗應出不拜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

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祁大

夫所不能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田光

進荆軻燕丹子云光謂荆軻曰太子傾心於足下荆

一毛翟璜薦樂羊韓非子云翟璜桓範薦管寧桓範

不拔翟璜薦樂羊韓非子云翟璜桓範薦管寧桓範

使寧病不能乘養山濤舉汜源舍人書曰源有德素

不猶羈麟栖鳳山濤舉汜源舍人書曰源有德素

久沈陳平須魏倩韓信賴蕭何見張敞與薛宣達於

從政漢書谷永上書薦薛宣云御史大夫內承本朝

宣云魯肅才宜佐時吳志周瑜薦魯肅才宜佐寇恂

文武備足東觀漢記曰更始大司馬朱鮪在雜上欲

備足有牧民鄧殷道識文武長史鄧殷云太尉桓譚

御衆之才鄧殷道識文武長史鄧殷云太尉桓譚

才學洽聞東觀漢記賀循才鑒清遠晉書賀循傳著

循德量遠茂才鑒清遠有智謀諸將鮮及

王郎有才義宰相之儔奮司徒掾何勗云大尉掾滿

千里之路賈琳云歸以公相之位皓字季和為功曹

得人漢書馮奉世傳云先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

軍韓增舉奉世奉世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諸國悉平

威震西域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增曰賀將軍所舉

侍衛崇尹皆宜山濤云太子左率侍衛宜抱玉

朝君不如貢賢琴操曰史魚薦蘧伯玉於葛桂因地

不因而辛待之無以異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

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嫌而嫁善治國家者

其必管夷吾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牙為宰辭曰臣

乎必欲爭天下非信無與計亡前漢韓信傳蕭何聞信

有言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月何來謂

上罵曰若亡何也對曰臣非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

追者誰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數十公無所

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郭奕王濟誠亮美才

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裴楷王戎皆其選也

王濟皆誠亮有美才云云裴楷傳云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

不能移世說新語山公舉阮咸為吏部郎生廝養門

拔羣特立嵇含與羊平書云確然難動社稷之節桓

文行 卷之十四 九 薦舉

薦徐宣云竊見尚書徐宣確然難乘節持重有不可

動有社稷之節帝以宣為右僕射敦風篤俗遂學弘達

奪東觀漢記杜詩云竊見大司敦風篤俗遂學弘達

文士傳云張華薦成公綏曰性與道合思若有神見

融薦見東都處士成公綏云云性與道合思若有神見

衡表喜立於朝陛下光輝使衡立朝必有可觀融孔

諫之后不悅喜上印綬司空使衡立朝必有可觀融孔

何武尚書唐林上書云云使衡立朝必有可觀融孔

薦禰為世表儀宜備司空果勁不撓宜為御史公山

能果勁不撓云云質直威重宜備諫官漢書張禹奏

宣云方毅廉直宜拜尚書後漢李固云陛下之有尚

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

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海權尊勢重責之所歸若

不平心災青必至誠宜審得人懽心任為大將王朗

擇其人以毘聖政云云得人懽心任為大將王朗

州刺史王維少有令節長涉通器識朗拔誠可洗馬

變天性仁勇果毅有畧云云器識朗拔誠可洗馬

陸機薦郭納云伏見承陽周樹服勤請宜部職鍾離

今郭納風度簡曠云云周樹服勤請宜部職鍾離

傳云意為功曹非周樹白事誕欺朝中皆知意謀曰

列署首曹議者必以為報樹也中部平允缺意謀曰

賊曹史周樹服勤羊祐秉德可久其事山公啓事云

寺法請宜部職勤羊祐秉德可久其事山公啓事云

祐秉德義能克魯璠之遺英楚和之秘曜王鑿薦丹

已復禮云云魯璠之遺英楚和之秘曜王鑿薦丹

東南之遺寶宰相之奇璞若思文利見顯衝必能

騰跳天路東觀漢記揚文紆迹儒冠必足弘振禮樂

王珣啓云國子博士戴逵遠槩素業約瑜淳若使紆迹儒冠必足弘振禮樂

薦舉四帖

八統周禮太宰以八統馭萬民三日進賢四日四科

使能七日達吏謂一舉勤勞之小吏也

正初

卷一四

漢書云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日德行高妙拔茅

易夜茅連茹以其彙征吉言采菲無以下體采菲禹稱

賢人能進拔同類相牽引也漢元朝元年詔曰十室之邑三

禹稱善人不善漢詔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闔郡而

不薦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卧龍

蜀先主屯新野徐庶曰諸葛孔明展驥先主書曰龐

臥龍也不可屈致將軍宜枉駕揚歷魏王基舉管寧

士元使處治中別俊造士也造揚歷曰優賢揚歷注

駕之任始展驥足漢楊與言於史高曰將軍所舉不過

揚其所隨牒門下賓客富貴在身烈士不舉是有

孤白裘而反衣之平原匡衡材智有及門之士得人

能所舉得人亦爾之能擇人髦士丞我髦士秀

士秀者薦名士帝即徵方與公卿所舉同恥舉主

張儉字元節舉茂才以不失善善不失不失德舉不進

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不失善善不失不失德舉不進

羣盜叔孫通專言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百餘人拔二

盜管仲於羣盜中拔薦死節張輔字孟侯為東郡守

同起兵攻王莽莽燒殺之父隆為都尉功曹青為小

吏與父俱從都尉遇賊隆以身全衛都尉死於難青

亦破矢前太守以青有金瘡不舉輔歎其抗孤士穆

一門忠義遂薦青三世死節宜蒙顯異抗孤士穆

抗韓安國之操不能出淹滯趙宣子振廢滯有所

試如有所譽者無求備於一刈其翹楚詩翹翹錯薪

遷於喬木

詩出自幽谷

處士薦人

符融公府連辟皆

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往薦達郡將軍用儒後漢祭

士范甯韓卓孔佃三人因辭自絕將軍用儒後漢祭

軍取士皆獨知陳寔西門亭長陳寔寔曰鍾君似不

文行

卷二十一

薦舉

祭人何不薦衛鞅詔舉武猛士賀良無所薦上問之

人知其不約今士得臣舉能舉其類傳惟其善故不

望其報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援引也豈能無私或

第五倫公有私乎對曰人不能忘亦終不用豈能謂無私

多所陳託後漢杜密為北海相去官居潁川每謁郡

告歸閉門掃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

清高士密知昱激已對曰勝為大夫是禮上賓而知

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同於寒蟬是罪人也今

密達力行之士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慙而服其言

進賢推士鄭當時好顯忠遂良書薦吏揚善漢書張

尉奏事薦吏舉賢使能禮陳雷讓舉後漢雷義字仲

揚人之善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鄧攸辭舉鄧攸字

鄉里曰膠漆固謂堅不如雷與陳鄧攸辭舉鄧攸字

父設有賜官敕攸受之後太守勸攸官邳詵糾崔洪

欲舉為孝廉辭曰先人所賜不可收之邳詵糾崔洪

我舉說詵還奏我是攬弓自射也詵聞曰趙宣子舉

韓厥為司馬以將法戮宣子之僕宣子曰可償我周

矣崔侯為國舉才我唯法是視云云洪聞重之也周

舉劾左雄左雄薦周舉舉稱職後雄又舉馮直為將

吾不失有知人之鑒丙吉病上問誰可代君對曰杜

舉也陳萬年篤厚於行後皆廣得才之路山簡字季

平也陳萬年篤厚於行後皆廣得才之路山簡字季

稱職上以為有知人之鑒廣得才之路山簡字季

求上薦推擇搜揚非常之才不次之用

言行 卷七十四 三 薦舉

登庸羣材 允釐庶政 始以名稱 終因事舉
 道既日彰 賢亦歲貢 當側席之求 膺及門
 之選 既升歌於鹿鳴 將接武於鴻漸 請效禹
 稱善人 庶使衛多君子 人代天工 雍熙可致
 賢為國寶 久陋必揚 君子于時 實惟難進 主司
 取士 亦不易知 稽諸虞典 審九德而擇賢 考彼
 漢章 懸四科而取士

魏明帝詔曰 世之質文 隨教而變 兵亂已來 經學
 廢絕 後生進趨 不由典謨 豈朕訓導未洽 將進用者
 不以德顯乎 其令郎吏學通一經 才任牧民 博士策

試擢其高第者 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 皆罷退之
 梁任昉求薦士詔曰 夫進賢茂賞 蔽善明罰 前王
 盛則咸必由之 朕纂統鴻業 夙畏大寶 思用俊異 協
 贊雍熙 歷聽九工 物色輿阜 而白駒盈谷 長楚未刈
 所以臨朝 永歎日昃 伊佇便可 博詢卿士 各舉所知
 將量才授能 擢以不次 庶同則哲之明 稱朕急賢之
 旨 陳江總舉士詔曰 堯施諫鼓 禹拜昌言 求之異
 等 久著前冊 舉以滯淹 復聞昔典 斯乃治道之深 規
 帝王之切務 朕以寡昧 丕承洪緒 未明虛已 日旰興
 懷 萬機多紊 四聰弗達 思聞謇諤 採其默語 王公以

下各薦所知傍詢管庫爰及輿阜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親加聽覽佇茲啓沃

表後漢班固爲第五倫薦謝夷吾表曰夷吾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奉法智察有召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雖密勿在公身出心隱不徇名以求譽不馳驚以要寵誠社稷之著龜大漢之薨棟宜當拔擢使登鼎司願乞骸骨更授夷吾 後漢蔡邕薦皇甫規表曰昔孝文愠匈奴之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姦猾之不散舉張敞於亡命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 後漢孔融薦禰衡表曰

衡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與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讐鷲鳥累百不如一鶚飛辯騁辭溢氣空洞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繫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之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霓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 魏曹植自試表曰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

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與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上慙玄冕俯愧朱紱西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謨士未得高枕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夫君之寵臣欲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如微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

於白首也常恐先朝露墳溝壑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冀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螢燭末光增輝日月又表曰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帝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叙百揆稷契夔龍是矣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廣邦境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勝臣至賤也呂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文誠道合志同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昔騏驥之於吳坂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子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

臣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昔段干木修德於閭閻秦軍爲之輒攻而文侯以安穰苴授節於邦境燕晉爲之退師而景公無患皆簡德尊賢之所致也願陛下垂高宗傳巖之明以顯中興之功 魏殷裒薦朱倫表曰蓋聞虞書非俊又無以光帝載西伯非髦士無以開王業是故高世之主必廣登命之禮有爲之君務通賢者之路所以成大治也切見同郡朱倫字文信天真清亮雅性忠篤純粹足以激清源美行足以廣風俗當仁不讓見得思義疏達之才強記博聞飛辭抗論駱驛奇逸誠當世之俊異一時之秀出也如

得毗佐銓衡翼亮右曹濟濟之觀足用華國 晉庾亮薦翟陽郭翻表曰蓋聞舉逸拔幽帝王之高事旌德禮賢治道之所先是以西伯標渭濱之伏而帝基以隆漢高延商洛之隱而王道以固及陋無明敷之稱空谷廢白駒之詠恐千里之足屈於曹攄之下贊世之才委於壘畝之間若解其中褐服以纓冕必能奮贊皇極敷訓爰倫 梁元帝薦鮑幾表曰旌蒲出魯賁帛歸齊頌聲旣興盛業斯在幾忠公抗直出宰廉平將齊毛玠古人之服實同吳隱酌水之廉臣才非往哲識愧前修輕陳聽覽伏待鈇鉞 梁沈約薦

劉粲表曰陛下則天開業冠帶要荒輜軒韋轂交軫於遐路捨築投竿相望於魏闕或以開圻未採管庫遺賢執戟忘疲倚輈不息 又舉胡元秀表曰竊惟經邦御遠雖待大賢摧鋒犯鏑亦資小用伏見錢塘新城主胡元秀早歲驅馳意幹強果矛盾之用氣凌百夫若置之六師之間處之一旅之上必能前奮獷敵却沮強胡臣實弱懦不窺武節昧罔輕言伏懷悚懼 梁劉孝儀爲江僕射禮薦士表曰陛下緝禮裁樂化俗移風當辰思治分宵夢相枯岸之珠旣論潤山之玉已薦伏見兼太學博士會稽賀瑒字德璉幼

能斧藻長則琢磨結卷就賢擔簦來學鄉塾染其丹采朋友扣其洪鍾聲無愧於東筠材有踰乎西杞如使聯事宗伯握蘭建禮庶用得其才人知自勗臣鑒非止水職豫搜揚前竭諛問先自鄉曲 又爲江侍中薦士表曰臣聞大道不言資寒暑而成歲宸居垂拱寄守宰以宣風若夜魚不欺朝琴在奏則殘殺自去汾射可追伏見鎮北府水曹叅軍濟陽江興字休恭立身貞白操業清廉頗涉書記彌閑刀筆前攝縣沮漳無傷錦製巡行淮海不忝繡衣若處以百里之邑使導一鄉之賦必能治文無害迄用有成臣舉不

避族非欲異姓居後知人爲難寔緣所悉而薦北
齊邢子才爲李衛軍疾以國子祭酒讓東平王表曰
臣聞運舟歸於積水致遠在於逸足未有消澮之流
可成奔飛之用駑蹇之乘而有滅沒之功既列趙衰
先人之敏請同虞丘退身之義具官臣某民望時宗
聲實攸在斧藻川流雕篆霞蔚焦蒲旣茂枝葉寔繁
故以學窮齊魯聲高梁魏詔美司朝僉諧允在伏願
廻恩徙授以荅具瞻

魏應璩薦和慮則戡曰璩聞唐堯因羣士以興治
齊桓假衆能以定業是故八元進則太平之化成六

賢用則九合之功立切見同郡和模字慮則質性純
粹體度貞正履仁蹈義動循軌禮方今海內企踵欣
慕捉髮之德山林投褐思望旌弓之招寔英奇叙用
之時賢達進致之良秋也令夜光之璧顯價於和氏
之肆千里之足定功於伯樂之庭庶有以宣明大道
光益時化 又薦費禕戡曰璩聞景雲浮則應龍翔
治道明則俊乂臻是故良哉之歌興於唐堯之世多
士之頌起於周文之朝 晉孫楚薦傅長虞戡曰楚
聞騏驥不遺能於伯樂良寶不藏耀於卞和是以輝
光夜射價連秦趙飛駟絕影終朝千里物尚有之士

亦宜然 晉庾闡薦唐叟牋曰蓋桂林生於五嶺杞梓出於南荆夫以卉木之盛猶載在方志況千里之朝懷其良彥而使人滯於常流莫登於龍津者乎郡功曹史泉陵唐叟字永延履道敏素和而有正立身持操行著一邦若得驂軌鸞衡服襄駿足則機石之良選可以對揚萬里者也

齊王融求試效啓曰臣聞春鷓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螢臨年共悅夫惟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是充國曰莫若老臣切慕前修敢蹈輕節雖冒不媒之鄙

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 梁元帝啓東宮薦石門侯啓曰切以鳳鳴朝陽必資藍田之寶龍門黠額亦俟堂溪之珍是以紫玉見稱黃金爲貴文傳夢鳥學重靈蛇點漆凝脂事逾衛玠渾金璞玉才匹山濤昔翟陽隱逸見稱庾亮陳平器局被薦無知以人廢言誠增竦聳進賢上賞伏待慈照 梁丘遲答舉秀才啓曰方今八友盈庭五丞在幄七教畢修九功具舉猶乃物色關屠夢想巖釣故已天不愛寶野無遺賢輒仰宣皇猷俯罄愚蔽覘察衡閭詢事茅草如有片言入善一介

可題謹聞絳闕恭奏青蒲

家宋孝武臨徐兗二州搜揚教曰徐方地兼梁楚秀士攸出兗土樂頌所流風禮自古豈不異人比肩鴻才世及或踈散山林不聞進達或栖息閭閻懷寶待耀孝性義門明經善政者所在搜揚舉進咸用名聞梁王僧孺至南海郡求士教曰是以文舉下車寤夢於根雉長孫入境明發於龍丘此境三閩與壤百越舊都漢開吳別分星畫部風序泱泱衣簪斯盛其川岳所產豈直明珠大貝桂蠹翠羽而已哉孝實人經則有羅威唐頌學惟業本又聞陳元士燮至於高

尚獨往相望於嶼巖懷仁抱義繼蹤於前史

書漢張敞與朱邑書曰明主遊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值敞遠守劇郡馭於繩墨胸臆約結固無竒矣足下以清明之德掌周稷之官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雖竒賴蕭何而後信故士各達其時之英雋若必伊尹呂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薦賢士大夫多得其助者魏阮籍與晉文王薦盧播書曰是以八士歸周周道以隆虞舜登庸元凱咸事誠以鄧林昆吾翔鳳所栖懸黎和肆垂棘所集伏見鄙州別駕盧播字

景宣耽道悅禮仗義依仁研精墳典升堂覩奧若得
佐時理物則政事之器銜命聘享則專對之才潛心
圖籍文學之宗敷藻載述良史之表

○舉親白帖

內選楚君之舉也內稱禮儒有內祁奚舉午晉平公

尉其誰可祁奚曰午也可注午奚子謝安舉玄晉以

也君子曰能舉善也立其子不為比謝安以兄子玄應舉

却超與玄不協曰遠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臣願任子

臣願任子呂氏春秋魏公叔疾患王問之公叔曰臣

不應請左右曰叔詩也後鞅果姊不舉弟義縱少時

西入秦秦用之而疆魏竟弱也姊不舉弟與張翁俱

攻剽為羣盜姊以醫幸王太后后問有兄唯善所在

弟欲為官乎曰有弟無行不可後拜中郎唯善所在

雖親何傷魏舒與魏成同縣問成鱗曰吾與成也同

在親疎一也仲尼曰近不唯賢是求雖親必舉叔向

失親遠不失舉可謂義也唯賢是求雖親必舉叔向

奚內舉不失親

○舉舊白帖

選於舊楚君之舉也舉其偏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

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注赤職多用鄉里魏許

吏部多用鄉里人告黨與文帝收之允對曰古人云

舉爾所知臣之鄉人臣所知也陛下試察有不勝任

者臣當受罪帝決察允所用皆受本國傅嘏字蘭石

皆當職乃釋允更賜衣服皆受本國傅嘏字蘭石

擢宿舊魏何晏遷侍中主選曹不用鄉親杜錫為吏

正行 卷一 四

用鄉親 舉舊人子 朱暉字文秀與陳揖交善揖早亡後司徒桓虞辟召暉子駢暉乃薦

代之 始以故知 終因德進 棄舊不仁 得賢有

賞 刈錯薪之楚且得賢良 拔連茹之茅不遺故

舊

○舉讐白帖

不避怨 禮儒有外 乃就讐 魏吉茂兄廣為鍾繇所繩伏法茂怨怒繇不哭至歲

終繇舉茂茂才議者以為茂必不就乃就之 解狐得

舉 稱其讐不為謫君子謂祁奚能舉善善 叔向豈遺外

舉不避讐 害公非忠 以私害公非忠也私怨也 敗國非人 君子謂

詳薦舉 害公非忠 忠也私怨也 敗國非人 羊斟非

人也以其私憾敗國 王生舉柳朔 傳范氏之臣王生

珍民於是刑孰大焉 王生舉柳朔 惡張柳朔後舉朔

為柏人宰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 喬玄

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為之

薦陳球 詳薦 解狐舉伯柳 韓子曰趙簡王問解狐孰

曰非子之讐乎曰咎犯薦子羔 說苑晉文侯問咎犯

舉賢不避仇讐也 咎犯薦子羔 誰可為西河守曰虞

子羔云云君問為守非問臣仇子羔詣謝犯曰薦公

也 不以私事害公議子去之吾當射子矣注射引弓

迎而 召辱已者為中尉 韓信為楚王召辱已之少年

射之 召辱已者為中尉 韓信為楚王召辱已之少年

相曰方辱我時寧不能 舉毀已子為孝廉 樂恢字伯

死死之無名政恐就此 舉毀已子為孝廉 樂恢字伯

政數眾毀恢後舉政子 惡而知美 禮 私不害公

為孝廉由是鄉里歸之 惡而知美 禮 私不害公

豈宜報怨 安可妨公 公必滅私 憎而知善

宜取節於葑菲 豈失賢於睚眦 小白用管仲是

捨射鉤之讐 重耳見寺人豈念斬袪之罪

文行 卷七十四 舉讐

○舉賤白帖

任草萊王蘊為吏部郎曰欲使進寒素晉起居注

未嘗進一虛名升家臣同升諸公子曰可以為文矣注

素退一虛名舉小吏禮引薦白屋武對揚紫庭劉

已同為大夫舉小吏禮引薦白屋武對揚紫庭劉

表薦舉執技事上執凡技以事上者不二事不移官

及百取盜為臣孔子曰管仲取盜二人上以為公臣

工也取盜為臣孔子曰管仲取盜二人上以為公臣

可用也管仲死桓公使管庫之士趙文子舉管庫小

為之取官於大夫遷之管庫之士趙文子舉管庫小

薦牛醫之子黃憲字王侯無種豈有種乎醴泉無源

芝草揚側陋書出滯淹將致非常之才宜從不

無根揚側陋書出滯淹將致非常之才宜從不

次之舉將欲搜以賢良豈可遺於側陋惟賢

是舉雖賤何傷惟善是求何賤之有淮陰餓隸

才能佐漢渭濱賤老道可匡周楚軍舉善用仲

爽於申浮漢主使能擢弘羊於賈豎

○自舉白說相舉附

兼文武漢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至平陽召吏令文者

備何所比管樂諸葛孔明自比管樂時人未許唯崔

設施比管樂諸葛孔明自比管樂時人未許唯崔

龍也文史足用身東方朔自舉曰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

云可以備天盜賊請治張敞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

盜賊並願守長安令漢馮野王字君卿十八上書願

解散願守長安令漢馮野王字君卿十八上書願

相以為請授東郡守耿純字伯山請曰臣本吏家子

不可請授東郡守耿純字伯山請曰臣本吏家子

文行卷七十四自舉

通侯天下略定無所用志願試守一郡盡力以遞相

效帝笑曰卿既治武復欲修文耶授東郡太守

舉提衡張湯杜周引重魏其侯與灌夫二人相

漢何武舉左將軍公孫祿可輔政祿相薦賈捐之字

亦舉武有司劾奏互相稱舉皆免

安令揚興字君間相善捐之薦興可試守京兆揚興

亦云我若得見言君房石顯奏捐之與懷許更相薦

舉請論如律**竇章馬融**後漢竇章字伯向好學

捐之棄市**任安**有詔擇衛將軍舍人為郎將趙禹為選得田仁

提枹鼓立軍門使士樂死仁不及任安問能畧田仁曰

疑定是非辨官治使百姓無怨安不及田仁帝曰善

○至公舉帖白

恐知孔光有所薦**恨謝**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

有私謝不**非遷次**毛玠字孝先典選文帝為五官將

復為通**絕書屬**後漢史弼字公謙為

能守職免戾今所說人**絕書屬**河東守書舉孝廉弼

非遷次不敢奉命也

知多權貴請託乃先勅絕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不

諸生齋書請之弼大怒捶生數百付獄考殺之

受謝晉紀羊祜字叔子每薦舉人未嘗知**不失舉**左

薦馬直直以職罪劾**不薦門人**孔光魯恭**不託邑子**

雄雉曰吾不失舉矣**不薦門人**孔光魯恭**不託邑子**

尹翁歸字子况為東海守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

東海欲託邑子終日竟不言去後謂邑子曰此賢將

不可干**無有親踈**夫舉無他唯善**公言得失**詳失

以私**○失所舉**帖白

敗國傳為賈曰子玉之敗子文之**削戶**漢張勃舉陳

得喪坐勃**免冠**宋弘薦桓譚君山為議郎世祖令君

失舉削戶**免冠**山鼓琴好其繁聲弘聞召譚責之譚

後於帝前鼓琴見弘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免冠謝

之罪也帝乃改容謝弘席蒙史應侯范雎任鄭安平為將擊趙

請貌取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宰

而面欺孔融薦禰衡表云人好善不擇叔孫穆子好

賢謂用有屬顯言魏諸葛誕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輒

者百僚由是稱匪其人周書稱匪其人惟爾不任也知

非其人陳寔字仲弓為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

署免塵明德從之人怪寔失舉寔終不言王稽不

上計先睢舉王稽為河東守三張湯不奔喪詩雖入

貢於鹿鳴宜奉身於鷓退既貌取而失人何

面欺而逃責徒多推士之名終乏知人之鑒

苟於人而聽言 則舉事而失德 擇善得人必聞

有賞 非才而舉安可無辜 始聽言而信行汝得

人焉 及論事而稽功予所否者

○坐舉主帖白

雅拜漢司隸何武舉方正見盤辟雅拜有狂言華陰

國家設恠明主慎擇嘉小生狂言妄相舉薦嘉竟坐

貶秩嚴延年察獄吏廉會其吏有賊不入身治罪丞

參軍未挺盜官布六百匹正刑棄市遇赦免奮武將

坐免後漢王丹字仲回客有薦士於丹者因選舉之

之專也乃談食以自殺未召昱妻受囚家錢昱實不

正行
知後人言之是慙自
殺宣乃旌其軀也

唐類函卷七十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唐類函卷七十五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慈谿羅 稟校訂

政術部十三

奉使 殺使

廢命附 遇讎

使絕域

專命

○奉使一

藝文 類聚

周官曰使適四方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覲類
省聘問臣之禮也 毛詩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
功而見知則說矣曰四牡駢駢周道逶遲豈不懷歸
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又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
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曰皇皇者華于彼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隰駘駘征夫每懷靡及

謹案此是文王為西伯使臣往來中國知其勤苦而勞來

也左傳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

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又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

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杜預注曰歸父襄仲子也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歸父字適謂子惡齊外甥也襄仲殺之而立宣公除地為壇而張帷也介副也將去使介反命於君又曰晉侯秦伯圍鄭晉軍圍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困乏君亦

無所害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用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又曰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汝則棄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實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 公羊傳云禮大夫受

命不受辭出境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何休注曰外事不素制不豫設故云不受辭也 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郟克眇衛孫良夫跛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迂禿者眇者迂眇者跛者迂跛者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自此始也 論語曰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

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又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韓詩外傳曰越王句踐使廉稽獻民於荆

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魴鱸魚鱉為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髮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 說苑曰越王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

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充之州乃處海垂之際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翦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則見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被衣出見諸發乃逐韓子 又曰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趙倉唐曰君何以不遣人使大國太子曰願之久矣未得可使者對曰臣願奉使侯何嗜好太子曰侯嗜好晨鳧好北犬於是遣倉唐

縹北犬奉晨鳧文侯悅曰擊愛我哉乃復太子擊故
曰倉唐一使文侯爲慈父擊爲孝子 晏子曰晏子
短使楚楚爲小門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
從狗門入而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 史記曰趙平
原君使於春申君趙使欲誇楚爲玳瑁簪刀劍悉以
珠飾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
使趙使大慙 又曰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
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
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爲南越王賈至尉佗雕
結箕踞見賈賈因說佗曰足下中國之人親戚昆弟

墳墓在真定今足下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
敵國禍且及身矣佗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之
中久殊失禮儀 又司馬相如傳云是時邛笮之君
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
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易
通異時嘗通爲郡縣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
縣愈於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
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入馳四乘之傳因
巴蜀幣物以賂西南夷 漢書高紀漢王曰孰能爲
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

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 又樓護傳曰護方正為諫大夫使郡國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先人家因會宗族故人各以親踈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守也 吳錄云張儼字子節吳人弱冠知名以博文多識拜大鴻臚使於晉孫皓謂曰今南北通好以君有出境之才故相屈行 又曰張儼使晉曰皇皇者華臣蒙其榮懼無古人延譽之美磨礪鋒鏑思不辱命也 晉紀云吳使陟瑯如魏晉文王饗之問吳之戎備幾何對曰自西陵以至江都五千七百里又

問道里甚遠難為堅固對曰疆界雖遠而其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猶人雖有八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亦數處耳文王善之厚為之禮 費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權乃以手中嘗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方言曰遣輜軒使者採絕代方言華覈表云今雖遣大夫循行風俗銜命糾察黜陟

正行 卷一 三
為名揚虎視之威厲秋鷹之爪則在人之畏威結舌未肯言人短也

奉使二初學記

魏武選舉令曰夫遣人使於四方古人所慎擇也故仲尼曰使乎使乎言其難也案周官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媿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鄭玄注曰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媿福慶也惡喪荒也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大主使之道有難謂遭疾病他故不以時至也必達王命不可廢也又風俗通云周

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採異代方言還奏之永

藏秘室漢舊儀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駒也三騎

行日夜千里為程又說苑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

事不制以辭遭吉則賀之凶則弔之此奉使之事也

其稱謂有行李左傳曰行李之往來也行人論語曰行人

一曰報命亦曰歸報事對天節 皇華韓楊天文要

主奉使小而明即使執圭 持斧禮記曰大夫執圭

忠正漢書曰武帝末郡國賊盜羣起拜暴勝之為直指

使者衣繡持斧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與誅

不從命者埋輪 攬轡司馬彪續漢書曰漢安帝元

多知唯張綱年少官最微受命之部而綱埋其輪於
 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
 河南尹尹不疑十五事皆臣子所切齒書奏御京師
 震悚又曰范滂字孟博汝南人舉孝廉光祿四行
 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為清詔使獻節張
 按察之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旌左傳曰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
 君之弊器而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
 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蜀志
 曰陳震字孝起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賀孫
 權踐作震入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
 蓋相望申盟載好日新其國有典制懼或有違幸必
 日張旌語眾各自約誓國有典制懼或有違幸必
 誨示其謁關移候儀禮曰使者及館展幣於賈人之
 所宜具謁關移候儀禮曰使者及館展幣於賈人之
 張旌展幣襲圭館如初賓入門左公再拜賓避不
 注張旌展幣襲圭館如初賓入門左公再拜賓避不
 荅拜又賈人東而坐啓積取圭垂纁賓襲執
 圭鄭玄注云執圭盛禮也又畫飾為相致敬也河源

海上

史記曰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云云
 又曰天子巡邊至朔方使郭吉告單于單

于怒遷吉

赤帷

白蓋

奉璧

拭圭

趙惠文

蘭輿赤轂白蓋從駒騎四十人

王時秦昭王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和氏璧藺相

如奉璧入秦儀禮曰賓朝服立東西面賈人北面

坐拭圭鄭玄注賓禮曰賓朝服立東西面賈人北面

使者拭清之也注賓禮曰賓朝服立東西面賈人北面

至灑而浴鴻鴻失其裝在御者曰鴻之毛物可使若

一能買鴻耳無所行敢說苑曰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

易幣無所行敢說苑曰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

於齊侯無擇行道失之後獻空籠曰非無人無錢以買鵠

惡幣易受命從宜禮記曰使者載旌帥以受命於

其幣易受命從宜禮記曰使者載旌帥以受命於

受圭還玉儀禮曰使者受圭垂纁以受命又曰君

南星飛斗風入律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立星飛斗風入律漢書曰飛星大如鉏出西南入

文行

卷七十五

奉使

河源

河源

河源

河源

正行 單于雕陶莫臯死遣中郎將楊興使匈奴 十洲記
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使來獻使者曰常占東風入
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中國將有好道之
君我國故搜奇蘊而貢神香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
年矣

奉使三北堂

時聘以結諸侯之好 周禮大行人職云時聘以結諸
侯之好殷頌之使臣來所為者也
玄注曰此二事亦以王見諸侯之使大夫來聘親以
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
禮見之禮而遣之天子以結其恩好也天子無事則以
殷頌謂非一朝服之歲也 天子天子以禮見 間問以諭
諸侯皆使卿以來聘視天子天子以禮見 間問以諭
之命以政禁之 事所以除其惡行者也 禮也 間問
諸侯之志 鄭玄注云此正使臣於諸侯之禮也 間問
志者諭言語論 賀慶以贊諸侯之喜 鄭玄注云
書名其類也

以補諸侯之災 鄭玄注曰致禴凶禮之用不足故王遣
使以財救補 入國問俗 曲禮云鄭玄注曰謂所
其災患也 徐行 君命聞喪行而為君當使人追代已
之喪不忍疾行尚不反况乎何休注曰聞父母
以喪論疾者喪尚不反况乎何休注曰聞父母
舉傳順帝時詔遣入使循行風俗 循行風俗 後漢
拜舉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勃前青州刺
史馮羨侍中書樂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勃前青州刺
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天下使輒收舉於石有
賊罪顯明者驛馬上下號曰八俊舉於下使輒收舉於石有
使同朝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下使輒收舉於石有
公清之循行州郡 李郃別傳郃居漢中和帝即位分
廷稱之循行州郡 李郃別傳郃居漢中和帝即位分
單行使者二人到益州投公舍宿公察其人異焉時
日暮露坐為出酒與啖公仰視星問曰二君發京師
時寧知使者何日發耶二人驚相視問公 風舉龍堆
何以知之郃指星曰有二使星來向益郡

女行 卷七十五 乙 奉使 風舉龍堆

班固曰今朝廷昭明海內寧靜星向益部李郃賜裝

千金漢書陸賈傳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

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囊中裝值

約歸報高帝大悅遺珠一石蜀志宗預傳預將命使

西警如一家而西增白帝之守此皆事勢宜然俱不足相問

權捉預手泣涕而別曰君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孔子

適齊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

人為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

敵國君非所敢行也晏子使楚楚王謂左右曰嬰

習辭者吾欲辱之坐定而縛一人來王問何為對曰

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曰嬰

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

質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

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淳于到楚齊使淳

于髡到楚髡形體短小楚王薄賤之曰齊無人而

吾戲子耳即公孫觀秦呂氏春秋云孟嘗君使公孫

與髡共飲公孫觀秦呂氏春秋云孟嘗君使公孫

大小幾何弘對曰百里王笑曰地方百里而欲以難

寡人可乎弘對曰孟嘗君好士不臣天子不友諸侯

如萬乘之嚴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必以其血汚其

衣有孟嘗君者七人昭王謝曰客何為若此寡展喜犒

師春秋齊孝公伐我北鄙使展喜犒師受命於展禽

弊邑使下陟璆奉使境而問諱入陟璆奉使如魏入

矣布見犀而行左傳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

大慙宋聾晉使杜預注曰犀申舟子也殺汝我伐之也見

犀而行杜預注曰犀申舟子也諸侯使唯我事晉今

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持

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乃見其子溷而行持

節至匈奴三輔故事與敬曰臣願為高車使者持節

士處焉割土盟之然後還持節歸南陽東觀漢記郭

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

出關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為諫議大夫持節

使歸南陽丹自去家十有二陸賈使南越史記孝文

賈使南越讓尉佗自立之意佗甚恐為謝自稱曰相

如使西夷史記司馬相如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相

之君皆請為內臣還辨於辭習於禮說苑晏子使吳

報天子天子大悅辨於辭習於禮吳王謂行人曰

吾聞晏嬰蓋北方之辨於辭習於禮者命儂者客見

則稱天子明曰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感

然者三日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不佞

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

曰夫差請見禮能專對有智謀吳書沈珩字仙仲吳

之諸侯見禮能專對有智謀吳書沈珩字仙仲吳

傳春秋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

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言曰持舊盟

歸于好是以不嫌縣令負弩先驅史記司馬相如為

蜀吏幣以賂西南夷蜀太守以下郊守令望風解印

迎縣令負弩先驅蜀人以為寵也守令望風解印

境守令自知賊汚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壓

捕羣盜活萬人

漢書外戚傳王賀字公強為繡

吏畏懦逗遛當坐者賀縱不誅以奉使不稱免歎曰

吾聞活千人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涕曰此與蘇武何叔孫如晉必葺其牆屋左傳云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杜預注曰葺補治也不以當棄疾如晉鄭伯勞之祖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王禁芻牧樵採不入田不樵樹不採執不抽屋不強句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

奉使四帖

廢命附 采風誼案姦慝併入

夙駕詩星言 **宵征**肅肅宵征夙飲 **飲冰**沈諸梁曰吾爨

吾朝受命而夕飲 **冒霧**朝冒霧露 **銜命**銜君命 **奉辭**命勤王

復命勤王 **招士**漢武使博士循行天下舉獨行君 **成命**臣死而成命 **指使**六十日 **適四方**七十者

特招也 **成命**臣死而成命 **指使**六十日 **適四方**七十者

乘安車自稱曰老 **達六節**周禮達六節使四方

以金飾之 **獻空籠**齊使淳于髡獻鵠于楚出郭門飛

也云云楚王曰善哉得子言倍於鵠矣 **視河決**漢

莊上使視河決請治行五日 **奉君事**擇任而往奉爾

徵師役有徵事奉使也 **舉張祿**鄭安平操范睢亡匿

乎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遊者

敢書見乃夜見之稽 **薦不疑**暴勝之為直指使至勃

不疑相見秦卒為秦相 **薦不疑**海聞雋不疑賢遣使請

幣而益敬其使齊子 **禮成加敏**齊國莊子來聘自郊

加之以敏 **選使宜重**溫嶠字子真上疏曰選使宜承

命不忘

宜哉承君命不忘敏觀採風謠後漢和帝

各至諸郡觀

圖畫聚落

後漢李恂撫北狄所過皆圖畫

山川屯田聚落

八部從事

晉王導使八部從事之部

百餘卷悉奏之八部從事顧和字君孝在數中還同

巡行

詳書行人之官

命不受辭不辱君命此其所長

也及邪人為之則

輜軒之使

使者旁午

旁午謂一

尚諉而棄信也

君子于役

人事之患

陰陽之患

葉公

蓋使漢書君子于役人事之患陰陽之患諸梁

使齊問孔子曰王使諸梁甚重齊待使者甚敬事不

受命不宿於家

凡為使者已受

去喜懼戰於心固以

既殞而造於朝

夫聘未至而卒則既殞

結水炭於五臟矣受命不宿於家命君言不宿於

車 驛騎 朝受命 夕引道 載馳載驅 不日

不月 提振綱紀 提舉國章 周官行人 漢儀

使者 奉茲星使 採彼風謠 勤宣帝命 敷求

人瘼 怵惕奉公 咨諏問政 省問風俗 圖寫

山川 夏為大暑暴炙 冬為風寒假薄 周適四

方 巡行風俗 漢分八使觀採方言 廢命失辭行人

違命失禮樂祈不敬樂祈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

乃執之晉公子失禮穀梁傳曰公子遂如齊至黃乃

受命而出雖死以尸將命今遂所在停畱後漢李郃

可勿與交通不聽遂自請行許之所在停畱以觀變

文行 卷七十五 奉使

至扶風憲就國自殺友黨悉誅論語誦詩不能專對三百使于

與交通者免官唯漢中不預後漢鄭興奉使私買私飲酒

雖多亦奚以為私買奴後漢鄭興奉使私買私飲酒

詳廢職棄命 棄事不忠 廢命非敬 使而失

命 召而不來是稱既辱君命 是速爾尤 臣節

無失寧念解楊之忠 君命不恭宜及樂祈之責

北齊裴讓之公館讌訓南使徐陵詩曰高山表京

邑鍾嶺對江津方域殊風壤分野各星辰出境君圖

事誨盟我恤鄰有才稱竹箭無用忝絲綸列樂歌鐘

響張旃玉帛陳皇華徒受命延譽本無因韓宣將聘

楚申胥欲去秦方期飲河朔翻屬臥漳濱禮酒盈三

獻賓筵盛八珍歲稔鳴銅雀兵戢坐金人雲來朝起

蓋日落晚催輪異國猶兄弟相知無舊新 北齊裴

訥之鄴館公宴詩曰晉楚敦盟好僑札同心賞禮成

罇俎陳樂和金石響朝雲駕馬進曉日乘龍上雙闕

表皇居三臺映仙掌當階篁篠密約岸荷蕖長束帶

盡欣娛誰言鶩歸兩 周庾信將命至鄴詩曰大國

修聘禮親鄰自此敦張旌事原隰負辰報成言西過

犯風露北指度輓轅交歡值公子展禮覲王孫何以

譽嘉樹徒欣賦采蘋四牢盈折俎三獻滿壘樽人臣

無境外何由欣此言風俗既險阻山河不復論無因

旅南館空欲祭西門眷然惟此別夙期幸共存 又
酬祖正員詩曰我皇臨九有聲教洎無隄興文成禮
樂偃武息民黎承乏驅騏馬旌旃事鼓鞀古碑文字
盡荒城年代迷被隴文瓜熟交騰香穗低投瓊實有
意報李更無蹊 陳潘徽贈北使詩曰業定三邊靜
時和四海敦行人仍禮籍使者接輶軒賓榮君享燕
客踞我司存旣美齊嬰學欣逢鄭產言琴酒時歡會
篇章極討論迴旌逗隴左返軸指河源塞榆行隱路
津柳稍垂門日沈山氣合潮落水花翻離情欲寄鳥
別淚不因猿所可緘懷袖方以代萱蘭 隋盧思道

贈司馬幼之南聘詩曰故交忽千里輶車莅遠盟幽
人重離別握手送行行晚霞浮極浦落景照長亭拂
霧揚龍節乘風遡鳥旌楚山百重映吳江萬仞清夏
雲樓閣起秋濤帷蓋生陸侯持寶劍終子繫長纓前
修亦何遠君其勗令名 隋虞世基接北使詩曰會
玉二嶠至瑞節三秦歸林蟬踈欲盡江鴈斷還飛牆
垣崇客館旌蓋入王畿共此敦封植方欣篤紵衣

賦隋江總辭行李賦曰維大梁三十有六載神功懋
乎開闢垂恩儲祉壓子代之盤盂盛德形容陋周年
之弁石月窟向風日域仰澤要荒欵塞諸戎重譯輶

軒巡履聲芳亥步旌節經過事高禹跡舉皇華之盡
美馳珥玉之多事或江夏之無雙匹洛陽之才子訪
羽儀於廊廟旌秀異於杞梓引強學之三端賞彫文
於四始顧惚侗於罕志奉朝章於信次天鳳舉而張
旃濟龍沙而通費敏異季札之聽歌譽乘屬國之銜
使懷蘇子之抵掌憶千秋之畫地願自勵而飲水揆
無庸而案轡嗟負恩之無力每若寘於藜棘倏辭東
平之樂善再踐承明而遊息豈異千里之奔蹏寧辭
一錢之不直諒無期於鴻漸念有似于蟬翼荷德澤
之霈然鑿丹愚之匪飾慙借譽於瑟柱免長徃於恣

極聊暇日以須臾每長吟以鬱紆異金石之能固若
草木之分區進學慚於枝葉綿力謝於康衢構伯休
之蓬戶狎仲憲之桑樞徒悅水而非智庶因谷以爲
愚恥矯名於周客寧濫響於齊竽奉棲遲以偃仰願
太素之不污

論梁元帝鄭衆論曰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
人而已子卿手持漢節臥伏冰霜仲師固無下拜隔
絕水火况復風生稽落日隱龍堆翰海飛沙臯蘭走
雪豈不酸鼻痛心憶雒陽之宮陛屑泣橫悲想長安
之城闕直以爲臣之道義不爲生事君之節生爲義

正行 卷一
盡豈望拔幽泉出重囚經長樂抵未央及還望塞亭
來依候火傍觀上郡側眺雲中雖在已之願自隆而
於時之報未盡

書後漢孔融與韋林甫書曰使君足下懷遠垂勲西
戎卽叙前別意恨甚多不悉辛從事至承獲所訊喜
而起居不恙而到也云便結駟徑至舊治西土之人
宗服令德解仇崇好以順風化萬里雍穆如樂之和
雖為國家威靈感應亦實士穀堪事之效也昔伯安
由幽都而登上司子琰以豫州而取宰相近事未遠
當勉功業以豐此慶耳聞僻疾動不得復與足下岸

憤廣坐舉杯相於以爲邑邑前日元將來雅度弘毅
□偉之器也昨仲將復來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
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遺書通心 梁任孝恭
爲李慶州孟堅使與覃無名書曰昔陸賈皇華定交
知於南越長卿披繡通夷險於夜郎故傳美於往書
流芳於篆素足下南中盛族嶺表豪門籍譽旣深承
芳已舊但道曠風雲論平生而是卽江山間阻銜杯
酌以何因空想神覓徒勞夢寐僕世稟威儀門勒鍾
鼎提戈海岳推轂數千逮我不才無兼文武鴻私弗
替膺茲闕外麾蓋所臨寔宣慈造足下刺舉一隅同

奉家國進止之宜寔侯高筭 梁劉孝儀北使還與
永豐侯書曰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
舍飄飄辛苦迄屆羶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
緒之法樓擬衛律所治而毳幘難淹酪漿易饜王程
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
入塞馬銜首苜蓿嘶立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
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亟覆蝦碗未改朱顏略多
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使絕域一

北堂書鈔奉使中摘出

王逸子云或問張騫可謂名使者歟周流絕域十有

餘年自京師以西安息以東方數萬里百有餘國或
逐水草或逐城郭騫經歷之知其習始得大蒜蒲萄
首蓂也 漢書傳介子傳曰介子以馬監使樓蘭謂
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
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胷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
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漢兵方至
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封義陽侯 又
曰成帝時段會宗小昆彌末振將殺大昆彌而死漢
遣會宗到昆彌手劒擊末振太子番丘還封關內侯
賜金百斤 又匈奴傳云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

正行 卷七十五
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既至匈奴
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
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
于卽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卽不能亟南面
而臣於漢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
爲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而留吉遷辱之北海上
又西域傳曰烏孫公主侍者馮嫪常持漢節爲公
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
孫右大將軍妻右大將軍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
使馮夫人乘錦車持節詔烏就屠爲小昆彌賜印綬

也 又馮奉世傳前將軍韓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
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
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王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
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其勢難制必危西
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進擊莎車攻拔其
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
又蘇武傳武帝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
留在漢者而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旣
至匈奴單于方欲發使送武會緱王與長水虞常等
謀反張勝許之會單于出獵其一人夜亡告單于及

發兵緱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
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虞常果引勝單于怒
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
引佩刀自刺氣絕半日復息單于壯其節 又曰張
騫漢中人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
隴西徑匈奴得之傳請單于單于曰月氏在吾北漢
何以得往使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
失 又西南夷傳云番禺令唐蒙上書曰南越王黃
屋左蠶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
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

十萬浮船牂牁出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強
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以
中郎將將千人從巴笮關入遂見夜郎使諭以威德
約爲置吏 東觀漢記曰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上
遣鄭衆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
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
應劭漢官儀曰建武二十四年遣中郎將段郴逆
單于五原塞 李陵與蘇武書云足下以單車之使
適萬乘之虜丁年奉使皓首而歸

使絕域二帖白

暴骨 路温舒請使絕域暴骨方外盡臣下節太黠面

漢使王烏窺匈奴請漢使不去節不黠面不入

穹廬烏習胡事乃去節黠面單于愛之遣子入侍後

使楊信不去節 **周禮夷使** 四夷漢令沒蕃 田令因王

坐穹廬之外 還便充給即身死王事者子孫雖未成丁亦不追戰

傷人篤疾亦不 **蘇武典屬國** 蘇武漢使匈奴十九年

追咸聽終身也 **班超定遠侯** 班超字仲升久在絕域思士 **終軍請長**

望封博 **隨絕域之聘人** **領天隅之歸客** **千里有不**

歸之竟 **殊鄉有哀苦之事**

○專命 帖白

越境 命不越境 **收邑** 孟常使魏子收邑三萬不致日

自刎明孟 **矯制** 馬奉世陳湯矯制 **遂盟** 公羊傳公孫結

常不反也 及齊侯宋公盟遂事 **不至而反** 汲黯字長孺上使視

也使者受命不受辭 **聞卒乃還** 卒乃還禮也嫌其不待

反曰越人相攻不 **受賂折脇** 范睢從須賈使齊

君命為失禮故明言其 **受金失官** 司馬相如使蜀

告魏齊以睢告國陰 **徒衣** 鍾離意字子阿部送徒詣河內時寒徒病不

事得金擊睢折脇拉齒 **徐偃鼓鑄** 風俗矯制使

聞帝 **難從膠柱** 謀難從膠柱 **徐偃鼓鑄** 風俗矯制使

善之 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張湯劾至死偃以春秋之

義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詔終軍問罪詰

曰古者諸侯國異俗百里不通故有不受辭專可之

宜今萬國為一天下同風偃巡封域之中稱以出疆

二三 專命 殺使

考下臣獲考獲皇華奉命 白刃相讎 捨則崇讎

報為廢命 與夫矢節 寧其斷恩 未復命於

飲冰 寧報讎於剗刃 奉辭成命必念解揚之忠

損怨避仇宜寡趙喜之怒 虐我則讎誠謂一之

已甚 銜君之命且宜兩不相傷

唐類函卷七十五 終

唐類函卷七十六

明東吳俞安期彙纂

明樵李黃承玄校訂

政術部十四

功勳總載
 詐功
 錫命
 讓功
 賞賜
 伐功
 銘功
 賞戰功
 賞諫臣
 賞政績
 賞舉賢
 勸賞
 賞和戎
 賞死事
 辭賞賜
 借賞
 俸祿
 世祿
 祿不兼利

○功勳總載一

北堂書鈔

鑄器

周禮司勳職鑄器銘勳鄭注云

鏤石

蔡邕橋玄鼎銘曰鮮

甲入塞河朔度劉渡遼將軍始受旌旆鈿鼓之任鮮

用鏤石文全關中何第一曰漢五年定天下論功以蕭

武之勳

功勳總



山東蕭何常全關也定天下後漢書云皇甫嵩之徒功

中此萬世之功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

遠若丘山丘光武下馮異壘書曰虜兵猥下征西功若

何異著金石杜篤吳漢誅云死而不朽名祭於大烝

也周禮司勳職云有功者祭於大烝司勳詔之鄭銘于

景鍾國語晉以魏季屏其宗使令狐文子佐之曰昔

師于輔氏親止杜勒銘燕然征荒裔勒凶虐王師于

外夏其逸兮亘地界封神立柱林邑喻益期戕云

銅柱林邑以功詔祿周禮司士職云以久奠食案鄭注云

德謂賢者食稍食也賢者既以庸制祿又入司徒職

爵乃興功鄭注云庸功范睢巴極史記蔡澤說范睢

也爵以顯賢祿以賞功范睢巴極史記蔡澤說范睢

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使天下皆畏秦君曹參最

之功極矣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君熟計之曹參最

多又云漢定天下受封奏位次日平陽侯曹士伯之

功左傳云晉荀林父滅潞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

父士伯隨何之功史記云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鄙

諫而止隨何之功隨何之功謂何腐儒隨何曰陛下

攻彭城楚王未去能取淮南乎上曰不能何曰何使

淮南至如陛下意是何之功也陛下謂為腐儒何也

上曰吾方圖子之功以何為護軍中尉

功勳總裁二帖白

定國說文以勞獻王于王保庸周禮太宰以八統馭

有功嘉績不績嘉乃書勞獻子書勞于廟旌伐且旌君

也制祿注周禮以祿賞功則人勸也報封禮成王以周

女行卷七十一功勳總裁

於天下封於奏膚為也膚大也奏尸大穀梁云卑不

曲阜報功也奏膚為也膚大也奏尸大穀梁云卑不

主方鳩功備具也明試又明試以庸帝念念維帝予嘉

乃勲予嘉告成書告厥稽緒功緒其在泮功貪天功以爲

力已圖閣漢志圖功臣藏廟漢高與功臣剖符作誓曰

絕丹書銅券金匱也懋賞書功懋厚賞又功多名偕禮

階與功名挂史主司勲二人注主封賞銘彝器銘勲彝

器加于時時當功加于時疑惟重又功疑不任三公武

以吏事責三公無廢二勲武仲曰苟守先祀無廢

勲銘於太常周禮有功者司勲藏於盟府功鏤於金

石文子紀於旌旗常注太常旌旗也太祿勲合親傳程

功績事禮舍爵策勲傳列功覆過湯汗馬之勞漢高

欲先蕭何諸將曰何橫草之功終軍言無橫草方面

之勲賈復字君文常從帝征帶礪之誓前王功曰勲

輔成王業國功曰功保全國家民功曰庸法施於民

若周公也國功曰功若伊尹也民功曰庸若后稷也

事功曰勞以勞定國治功曰力若臯陶也戰功曰多

克敵出奇若五曰議功之辟周禮八七曰議勤之辟

皆謂有功輸力左計功狐趙之勲成季之勲

戡難書之竹帛茂勲銘於鐘鼎蘭生收功於章

臺驃騎發跡於祁連文揚雄効錐刀之用立毛髮之

功展犬馬之效立方寸之績並文周宣之代國人

歌方叔之功列於周雅 漢武之朝詞臣美充國之績興於漢頌

○讓功帖

無施顏淵曰願無勿伐不自伐老子

莫與爭書汝惟不伐天馬不進孟子之反不伐奔而殿

魯連推魯仲連推功而去曰所貴天下士者田疇讓魏田疇

為太人排患取之是商賈連不忍為也

斬獲封為亭侯疇讓封至數四有司劾疇愆懷宜免

官公卿議以文子辭掾包胥逃賞傳載其美原思辭

有益推讓之風宜勸推不肯趙充國振旅還所善浩

優其節乃拜議郎

破羌疆弩二將軍功多將軍即見宜推功於二將軍

充國曰吾年老位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

勢國之大事老臣不明言不言自知賈復字君文未

誰為陛下言者卒以實對

君文之功介推不言陳平辭賞非魏無知安得進

乃賞無不敢先入子傳曰晉師伐齊歸范文子後入武

知也孫喜以逆之先入者必屬耳目焉每獨屏居後漢馮

是伐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喜

孫為將進止皆有所表識每所止舍諸將並太祖悅

之魏任城王彰破烏桓太子謂曰卿有功識者尚之

唐彬與王濬共伐吳彬知賊勢已殄孫皓將降有勲

不廢宜膺列地之榮 無功受名實懼貪天之罪

○伐功帖

改行

卷七十六

三

伐功

伏馭嘔血晉鄭戰於鐵既戰趙簡子曰吾伏拔劍擊

柱漢高初未有法度諸將會坐論功相銘滅邢衛侯

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予掖殺國子莫予矜平

蜀鄧艾字士載平蜀多功駐敵之功吳全琮與魏王

不利魏將乘勝陷五營顧永與張休奮擊遂駐敵之功

大退敵之功小丞休為雜平吳之功晉書初詔王濬

號將軍緒端為偏裨而已及濬先受孫皓降范通曰

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及濬先受孫皓降范通曰

卿功美矣旋師之日角中東第口不言平吳功有問

者曰聖王之德羣帥之力蘭生下廉頗王渾能無

內愧乎濬曰始懼鄧艾事不得不言吾之補也

至驟稱傳郤至驟稱其伐單子曰郤氏其亾乎位於

王尊大言王尊為京尹行縣上奏曰彊不凌弱各得

其所和平之氣通云云御史大夫奏尊大

言倨慢 自伐自伐者不行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

坐免 吾不知也注 不自尚禮君子不自大其焉足驕

仁則也伐功也 不自尚禮君子不自大其焉足驕

漢伐南越楊僕為樓船將軍有功後東越反欲復使

為其伐前功上以書責之曰將軍之功焉足以驕人

有其善喪厥善 矜其能喪厥功商君子稱其功以

加小人 小人伐其技以憑君子

○銘功白帖

鑄鐘季武子以所得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滅

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

防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大夫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

銘銘天子德也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注云

石燕然山刻石紀功班固作文銘鼎傳宋考父三

命益恭故其

銘功

鼎銘云一命而僂二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予侮
 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予侮
 勒鼎孔氏四代有功
 有功莊公美之
 君牙紀周書穆王命君牙曰惟乃祖
 勒鼎以旌之也
 司勲銘周禮詳揚其祖美
 於太常注太常王之旌旗
 有功者書焉以表顯也
 禮曰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
 美而著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
 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
 賢者能之注自名謂稱揚先祖之德而著已名於其
 下
 酌之祭器銘者論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
 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
 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是以君子之觀於銘也
 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
 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而有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
 稱不仁也此三者君子所恥也注酌之於祭器謂斟
 酌其美著之於鐘鼎也身比焉謂自著名於下也明
 示後世所以教後世為法也
 美所為謂美此人為此名也
 銘之金石取其勒於鼎

鐘 彝器 景鐘 紀不朽之績 垂無窮之文

勒燕然之石雖表有功 鑄林鐘之銘終為非禮

宋稱恭儉著考父之銘 衛美勲勞勒孔悝之鼎

○詐功帖

疑兩豪魏謂者竇林領護羌校尉治狄道為諸羌所

大豪承制封義侯明年滇吾復降奏第一豪俱與詣

闕獻見帝怪之一種兩豪疑非實以語林林辭窘乃

偽對滇岍即滇吾隴西差六級漢書魏尚為雲中守

語不正爾帝窮驗免官
 下獄馮唐言之
 增虜獲魏志文欽數有戰功增虜增

乃持節赦尚
 首級又詐增首級石鑿虛張晉石鑿為豫州虛張首

自殺鑿趙序詐增後漢楊徐賊起中郎趙序坐喪

○錫命一藝文類聚

周官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韓詩外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謂曰九錫周易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又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毛詩序曰彤弓錫有功諸侯也尚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珪瓚作文侯之命冊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馬四

匹九命賜弓矢專征伐

又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注禹治水畢堯賜之

圭璋以其成功也

禮記曰賜圭瓚然後鬯未賜圭瓚則資

鬯於天子又曰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

左傳曰王命尹氏策晉文公為侯伯錫之大輅之

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

賁三百人注大輅金輅也戎輅戎車也卣器也秬黑黍也鬯香酒所以降神也

後漢書曰董昭等欲共進曹操爵國公九錫備物密

以訪荀彧彧曰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雖勲德

崇著猶稟忠貞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

寢操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彧勞軍於譙表輒留彧

文行

晉中興書曰烈帝冲幼桓温威震外内人情噂喏
互生同異謝安與王坦之盡忠匡翼諷朝廷為九錫
使驍騎將軍袁宏具草時温疾篤宏以呈安視輒云
不好更勾改之使彌歷旬日至於温薨錫命遂寢

錫命二 北堂書抄

命為二伯 周大 廼加九錫 奄受北國 詩毛 撫征東夏

春 分之采物 左 錫之山川 詩毛 致於渠門 國語 賜之大路

分以太皞 左傳 蔡衛爭長子魚曰昔先王選建明

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因商奄之墟封於夏墟 左傳子魚

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鞞姑洗懷性九密須之鼓 闕

鞞之甲 並詳上 釐爾圭瓚 詩毛 賚爾秬鬯 策功以命 詩毛

且有後命 賜盧矢 左傳 賜冕旒 東觀 命以天子禮樂 禮明

堂 得賜天子旌旗 敬敷王命以綏四國 左傳 諸侯獻

功於是錫之 詩毛 何以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

及黻 詩毛 經緯禮律為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

用錫君大輅 漢獻帝加 紀綱禮度萬國是式是以錫

公大輅戎輅 晉恭帝加 紀綱江外民以安業是用錫

君大輅戎輅 魏文 經用道德穆序人倫是用錫君大

輅戎輅 袁宏撰桓 勸農務本嗇人昏作粟帛滯積大

業惟興是用錫君衮冕之服 漢獻 務力勸農倉庾盈

積是用錫君袞冕之服魏文帝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

毫之惡靡不抑退是用錫君虎賁之士漢獻帝顯直厝

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孫權傳誠勇並著清

除萬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魏文帝式遏寇讐清除苛

慝是用錫公虎賁之士晉恭帝加宋武九錫文化民以德教民

興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魏文帝敦尚謙讓俾民興行

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漢獻帝敦義

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魏文策孫權以虛受

人內外協和是用錫君軒懸之樂桓溫研其明哲官才

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漢獻帝注刻殿基為陛以登取安也任其才

能官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魏文帝官方任能羅

網幽滯是用錫君納陛以登晉恭帝加宋武翼宣風化達人

回面是用錫君朱戶以居漢獻帝注云朱戶赤色也天子之禮也宣美

王化遠人胥率是用錫公朱戶以居晉恭帝德音遠流

懷義慕化是用錫君朱戶以居桓溫龍驤虎視旁眺八

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盧

弓十盧矢千漢獻帝文和於內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

弓盧弓魏文帝括囊四海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盧

弓晉恭帝禽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盧弓孫權

傳糾虔天刑章厥有罪犯關于紀莫不殛誅是用錫

君鈇鉞各一

漢獻帝冊魏公文注鈇鉞皆斧也

梟滅凶醜罪人斯得

是用錫君鈇鉞各一

晉惠帝加齊王

明罰恤刑庶獄詳允是

用錫公鈇鉞各一

晉恭帝加宋武

温恭為基孝友為德是用

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

漢獻加魏公文注以圭瓚圭為柄謂之圭瓚

誠肅

為基恪勤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

錫文

温恭孝

思致虔禋祀是用錫公秬鬯一卣

晉恭帝加宋武九錫文

錫命三帖

九命

周禮九命一命受職謂治職事再命受服謂受祭服三命受位受下大夫之位四命受祭器五命受則則法也出為子男六命賜官謂子男入為卿治官也七命賜國出就侯伯之國也八命受牧牧一州也九命作伯謂十錫

周禮九命一命受職謂治職事再命受服謂受祭服三命受位受下大夫之位四命受祭器五命受則則法也出為子男六命賜官謂子男入為卿治官也七命賜國出就侯伯之國也八命受牧牧一州也九命作伯謂十錫

況其周遷洛邑方命晉文

詳類漢幸許昌始加魏武

魏曹操挾天子幸許昌始加九錫魏受禪追尊武帝事既行於叔世禮難議

於聖朝

後漢潘勗策魏武帝九錫命文曰朕以不德少遭

愍凶越自西土遷于唐衛當此之時危若綴旒然宗

廟乏主社稷無位羣凶覬覦連城帶邑一民尺土朕

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于地朕用夙興假寐震

悼于厥心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于

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

卓初興國艱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

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乃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翦除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叙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勸教恤慎刑獄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祚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靖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

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鉅鬯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今君稱不顯明德保朕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爰九域莫不率俾功高於伊周而賞卑乎齊晉朕甚憇焉今以十郡封君為魏公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周召師保出為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寮皆如漢初諸侯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魏文帝策孫權九錫文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詔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勲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姿忠亮命世作佐深觀曆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至風景附抗疏稱蕃忠肅內發款誠外照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為吳王使持節高平侯其授君璽綬策書以大將軍使持節都督交州領荆益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君東夏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

命 宋傅亮作宋武帝九錫文曰朕以寡昧仰纘洪業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至于九江宗祀絕饗人神無位提挈群凶寄命江介則我祖宗之烈奄墜于地七百之祚翦焉莫嗣天未絕晉誕育英輔振厥綱維再造區夏興亡繼絕俾昏作明元勲至德朕實賴焉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顛倒六位庶僚俛首四方莫卹公精貫朝日氣凌虹霓奮其靈武大殲羣醜尅復皇邑奉帝歆神此公之大節而始於勤王者也授律群后泝流長鶩薄伐崢嶸獻捷南夏大憝折首羣逆夷

正行 卷七十六
殄三光旋照舊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內
之勲重之以明德爰初發迹則奇謨冠世電擊彊妖
則鋒無前對聿寧東夏大造黔首辨正方位納之軌
度蠲削煩苛較若畫一淳風美化盈塞區宇雖文命
之東漸西被咎繇之邁于種德何以尚茲朕聞先王
之宰世也庸勲尊賢建侯祚土褒以寵章崇其徽物
所以夾輔皇室外隆蕃屏故曲阜光啓遂荒徐宅營
丘表海四履有聞其在襄王亦賴匡霸又命晉文備
物九錫惟公道冠前烈勲高振古而殊典未加朕甚
膏焉今進授相國

表 魏武帝讓九錫表曰臣功小德薄忝寵已過進爵
益土非臣所宜九錫大禮臣所不稱惶悸怔營心如
炎灼歸情寫實冀蒙聽省不悟陛下復詔褒誘喻以
伊周未見哀許臣聞事君之道犯而勿欺量能處位
計功受爵苟所不堪有殞無從加臣待罪上相民所
具瞻而自過謬其謂臣何 梁江淹為齊高帝讓相
國齊公九錫表曰臣聞日月權輿二儀所以克靈君
臣設極三統所以式固惟生與位謂之大寶是以二
周之始珪河逾廣兩漢之初封賞彌盛然表東海者
實牧野之日瞻魯邦者乃負圖之辰若乃衣裳之會

九合一匡猶慙於斯禮也臣實鄙才靡識大體徒以忠貞為槩而勞不足銘雖以丹素為誠而功無可勒又表曰御龍勤夏未聞冠俗之爵大彭翼商豈見超世之典况呂梁不鑿而器重玄圭越裳未獻而賦擬千乘鏡前修而慙形覲往德而聳慮也

○賞賜一初學

說文曰賞賜有功也賜也者命也見鄭玄禮記注惠也見何晏論

注語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又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又曰功多有厚賞弗迪有顯戮春秋傳曰古之理人者勸賞而畏刑恤人不倦賞以春夏刑以

秋冬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所以知其勸賞也禮記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將謂執以致命祝鼗皆以節樂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珪瓚然後鬯又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賜衣服服以拜賜君未有命弗即乘服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此賞賜之義萬畝千鍾史記趙

列侯好音鄭歌者三人賜之田萬畝家語孔子曰自季孫之賜我千鍾也而交益親也

玉珎東觀漢記曰楊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鈎

珎謝承後漢書曰馮魴為侍中稍遷衛尉能取悅當時為安帝所寵帝幸其府留飲十日賜駭犀玉具

艾綬玉珎紫綬青裘上見玉珎注葛洪西京雜記成帝好為蹴鞠羣臣以蹴

女行卷七賞賜

踴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

奏之家君作彈碁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服

以朝**累千** **鉅萬** 漢書曰衛青姊子夫得入官幸上

召青為建章監侍中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

魏志曰明帝常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踈高下

叙用各有差**廿田** **蘇宅** 史記廿羅豐侯曰借趙

賞賜鉅萬**廿田** **蘇宅** 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

文信侯乃言之於始皇使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說趙

攻燕得上谷三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

羅以為上卿復以甘茂田宅賜之漢書曰蘇武初

從匈奴還詔拜典屬國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

二頃宅**后衣** **帝服** 東觀漢記曰永平三年上賜東

一區**后衣** **帝服** 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邁山陵寢

遠孤心慘愴今送光烈皇后假紵帛中各一及衣一篋

可時視瞻以慰凱風寒泉之思曹植表稱詔曰皇

帝問雍丘王先帝昔常非於漢世諸帝積貯衣被使

敗於函篋之中遺詔以所服衣被賜公王卿官僚諸

將今以**雙璧** **千金** 史記曰虞卿者游說之士躡

三種賜**王雙璧** **千金** 儔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

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曰虞卿

漢書曰梁孝王招延四方豪傑齊人公孫詭多奇邪

計初見日王賜**明德** **計功** 管子曰明賞不費明刑

千金官至中尉**明德** **計功** 不暴賞罰明德之至也

得量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計功而受賞不為苟**玉**

壺 **金筒** 上詳金鉤注張衡綬筒銘序曰南陽太

茲筒爰藏寶神金**金刀** **珠劍** 謝承後漢書曰武陵

纓組復文章日信**金刀** **珠劍** 五溪蠻夷作難詔遣

車騎將軍馮緄南征緄表應奉金錯刀一具沈約

宋書曰太宗為徐州刺史昭太后賜以火珠鹿盧劍

受北國 **啓南陽** 注韓侯入覲宣王使復其先祖之

舊職錫以追貊受北方之國也左傳曰晉侯朝

王與之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

賞賜二 北堂書抄

夫賞賜者以悅下使衆 桓範世**王之好賜共其貨賄**

要論

文行 卷七 賞賜

周禮注言合於善有以賜之黃白氣出張天子賜諸侯 黃白氣

入心天子受賜 黃白氣入張天子賜口 黃赤氣

入張天子賜客已上並雜氣經悉賜有功魏書班賜羣臣鍾離意傳

賜及妻子東觀漢記賜爵一級百戶牛酒 八十已上賜

米肉 九十已上賜帛絮 賜孝悌帛 賜鰥寡絮

並漢書特賜御東觀漢記御府供給桓階傳賜御府衣續後漢書詔賜

御衣吳實賜衣自服冠幘東觀漢記解所御袍賜之魏略卓茂白

修賜衣一襲漢書桓階長者賫衣三十囊階傳杜林私

見乃賜衣被范曄漢書朱寵家貧賜以錦被謝承後漢書賜鶴

綾袍四王遺事賜素屏風魏志太祖平柳城頒所獲器特以素屏風懸几賜毛玠曰以君

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賜靈壽杖漢書賜延年杖續漢書賜桃枝

魏武賜食于家漢書賜食于前東觀漢記詔賜奇果華嶠賜以甘

果吳越春秋伏日賜肉漢書伏日詔賜從官肉東方朔南至

賜餅杜預表延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漢書卓茂束身

執節賜安車一乘 馬援振旅京師賜車一乘 致

宛馬一匹並東觀賜所乘驪馬後漢世祖以所乘大驪馬賜李忠賜驄

馬一匹殷仲堪表解左驂以賜 賜乘輿具劔東觀漢記賜龍

州漢書賜辟兵鈎東觀漢記賜明光鎧曹植賜以素矢皇甫賜十

鈴魏武賜玉五穀春秋魏王皆賜玉五穀賜珠三升 黃

霸治政有異賜金百斤漢書周勃身入北軍賜金五十

斤漢書郭修手刃蜀將賜銀千餅魏志馮緄平荆州賜錢

百億謝承漢書段熲滅羌賜錢千萬東觀鍾離意不受珠璣

賜錢三十萬列傳雋不疑遷京兆尹賜錢百萬漢書張酺

為東郡守賜錢三十萬東觀給錢五萬揚雄荅劉歆書韓稜憂

國忘家賜布三百匹後漢本傳稜數月不休沐賈逵奏左氏義賜

布五百匹三輔決錄云賜邁越縑縠曹植表賜千田以明儉

約魏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漢書黃香詣東觀賜

淮南孟子 王景治浚儀賜山海經河渠書 詔賜

黃香几杖並東觀特為張遼母起殿魏志賜魯肅母帷帳

吳給山濤母米酒山濤表給周處母醫藥王隱晉書賜來歙

妻縑千匹東觀遺楊彪室鞞一量魏志馬嚴病并送方藥

東觀劉超病給四順湯劉超表霍光薨賜繡被百領東觀周

處賜朝服一具王隱晉書賜錢百萬起師侍之思漢書賜穀

千斛以親舊也魏志賜璽金劍漢書賜竽瑟箏篴班彪賜

許男駿馬十六穆天子傳賜厨千張魏志銅鏡百枚魏志賜鹿

蠡王羽車一駟東觀賜黃金之罍二九銀鳥一隻貝帶

五十珠七百裹穆天子傳

賞賜三杜白

國典傳夫賞國之典也藏府賦周禮大府以敝餘雙

琥魯昭公疾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公千金

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於君命